

無聲的英雄

于君著



無聲解書英館

李應書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初版

# 目次

淤水	一
無聲的英雄	五一
林老師和一隻貓	七七
「再來一次多好！」	一〇七

# 淤水

一

「男人總愛說女人是條蛇，其實男人才正是纏住女人底生命的一條蛇！」文綺常常在孤獨的時候自言自語地感歎着。

白天，幾乎整天地守着丈夫搬回家裏的一疊疊的鈔票，像看護一個病危的嬰孩的提心弔胆。夜裏，她伴着丈夫，在燈光下數算着鈔票，一直到夜深才背着一身疲倦，搥了兩搥腰骨，上床去，又伴着丈夫躺在被裏。丈夫的鼾聲老在耳邊呼響，她才放胆用那深沉的憎恨的眼光，在他的面孔上狠狠地望着。她在那面孔上掘出了藏在古板的和善裏面的偽詐，狡猾，陰險，毒辣。她就恨不得把自己的眼光成爲一度「死光」，直射到他的身上去。

她用眼淚和抽咽伴着丈夫的鼾聲，謹慎地移開了橫在她胸前的丈夫的堅硬的手臂，望着帳頂好一會，才躡腳下了床，踱到天井去，舉頭向着那天空，老是神往地望着望着。

蘊埋在她的心中的痛苦，就像一個帶血的肉瘤，一天腫脹一天。

從她的生活的外表看來，她應該不會有什麼痛苦了的。和這丈夫同居以來，一直享受了近十年的物質豐足的生活，現在，丈夫更充任着交通銀行的出納，公私進款，都比前豐厚了，他又是投機商業的能手，根本賺錢不用本。對於她，雖然再不會在她的臉孔上肉體上發生狂熱，然而也不至於很冷淡。在他，金錢比女人重要得多，有了錢也不一定要需要女人。他覺得她替他守護着計算着金錢，比之作他睡覺還來得重要些。

不管那丈夫是不是一個吝嗇漢，但對於妻兒的花費從未加以限制。文綺可以任意花丈夫的錢，愛吃什麼，愛穿什麼，儘管吃什麼穿什麼。然而她總感到吃什麼，穿什麼，都不能救濟她靈魂上的飢寒！

如果丈夫的愛情向自己的妻子以外的女人奢侈，他的妻必然引起重大的苦惱。然而

文綺的丈夫從未有過討小老婆的念頭，也從未同別的女人有什麼胡纏，文綺照理很安樂了，但她偏沒有得到安樂。

她像別的女人一樣，也喜歡照鏡子，從鏡中觸到自己那接近了老態的面孔，就有點黯然。年紀只有三十八歲，眼角已經掛上了幾絲縐紋，那青春期的笑窩不知何時消失了，就是那笑窩上方的一顆動人的小黑痣，也被一條縐紋攀住了。一對纖黑的眉毛，和一根筆直的鼻子，還替她的逝去的美麗保存了一點遺跡。

四個孩子都先後脫離了她的懷抱，自己會走路，自己會打架子，其中三個都不到十歲，是和今天的丈夫生下來的；此外最長的是個美麗的姑娘，今年十八歲了，不是今天的丈夫給她生下的，文綺對於她有着一種隱秘的愛，就把她的名字喚作「亞愛」。

亞愛和她今天的父親底友人的兒子訂了婚，今年讀完了初中就要出嫁去了。文綺爲着愛女的婚事流過不少眼淚，她像哭送愛女上墳場一般的悲痛。

於是她就常常在晚上，等丈夫熟睡以後，潛到天井上，在那羣星閃耀的天空下，把久壓在心上的痛苦的血瘤，給她的愛女解剖了。

愛兒！除了你，真的全世界沒有第二個親切的人了！也許你會懷疑我這句話，你的三個弟弟不也一樣是我生養的嗎？可是，你知道，一個母親對她兒女的愛，是要看她同他們的生父的愛情怎樣來決定的！你這個假父，他沒有真的愛過我，我也沒有真的愛他，同他生下的兒子，雖然那麼的天真伶俐，可是，我對他們，心頭上至今沒有半點真實的愛感。

對於你，那個親生你而沒有父親名義的人，雖然很早已經忍心地欺騙了我，擯棄了我；然而，他的確是接受我第一次愛的一個人！現在，我對於他的愛情固然已經幻滅；然而，對於因和他發生第一次愛而產生下的你，還是像最初愛他一樣地熱愛着，我的心，只願給你看，也只能給你看。

愛兒！你知道的，你的婚事已經被你的父親——唉！我知道，你不高興這樣叫他的，但……，——鐵定了，我怪責我自己，我懦弱，我不能夠擲去生命來拯救你未來的生

命！而且，我更怕即使我的生命毀滅了，你一樣不會得救，……！唉，這事不再說吧！你快要離開我，也許，……也許永遠不能再見！我懺悔我自己的一生，現在我又看着你……飄上人生的大海！

我愈想愈清楚了，人的生活真像一條線，有一段放錯了，就很容易一直錯到底。我自己放錯了，現在又看見你也許走我的舊路。我不敢妄想，要從我的說話，使你真能走上你的幸福的道路，我不知道世人有個什麼主宰，但我深信一定有個主宰，它支配着人們的命運，支配着我們女人的命運，那一定不是神，也決不是那一個人。

現在，我的痛苦的河流要決堤了！你可以知道你有個怎樣的母親，她扮演過人生的一個什麼角色；你也可以知道她現在的痛苦的來源；你也可以藉她來作你自己此後的人生的——一個對照！

當我像你現在一樣的握有青春的活力的時候，也像你一樣受着中等教育，是在省立女子師範唸書。那個時候，正是大革命的暴風雨的前夕，上海「五卅慘案」發生以後，我們在廣州參加了「六·二三」運動，沙面的英兵的機關槍對着我們的胸口，我們高懸是



呼着：「打到帝國主義！」我的一個最親密的同學在那時受了槍傷，傷勢過重在醫院死去了！她給我留下的記憶比我的母親還要深刻些，因為她不單只給予我真摯的熱情，還曾給予我人生的啓示。她死去的第二年，大革命的浪潮就澎湃起來。我在那浪潮中，彷彿看見了我的亡友的血花，我非常羨慕那一朵燦爛的血花。有時我舉頭看着天上的星斗，我便遙遙看見像有一顆星就是她，在閃耀地發着光，我只懷恨那朶星光只能照亮我的過去，無從再照亮我的現在，和將來！真不知道她那里來的一種偉大的吸力，不單只使我對她親熱；就是大多數的同學，都一樣對她親熱，敬愛她比敬愛老師還要深些。她并不是通常所說的勤讀書守規矩的好學生，她是個最沉靜而又最活動的人，堅強得像一個堅強的男性，而又保存自己女性所有的柔和。唉！我想起了她，我就忍不住流淚，我已經不是爲悼亡而哭泣，我哭泣自己太辜負了我的亡友！那時候，她給我們讀過不少「新學生」，「工人之路」，甚至把家里收藏了好些時候的「新青年」，「嚮導」那些雜誌，都介紹給我們一班同學看。她鼓勵我們參加社會活動，走我們女性應走的路，她簡直像一個偉大的女性導師，但其實她不過大我三歲，一樣是個師範學生。愛兒！你想我多

痛心，我這個人，像這樣的生下去，倒不如老早跟她一樣的死去，死得多光榮！

.....

大革命的號砲打響以後，我在師範畢業了，立刻參加了第×軍政治部到前線去工作。二十歲真是我生命史上的一個輝煌的年代，你還得看過我那張穿軍服的照片，那正是我們挺進到漢口的第二天照下來的。那時候，我被革命的熱情燃燒着，我的心是光亮的，我的面孔是光亮的，我全身充滿了愉快的血液。記得有一位男同志曾經半打趣地說過：『從文綺的臉孔可以看到革命的火光！』你想那時我的心里多高興，表面怪難爲情！可是，的確的，那時候我生活在戰鬥的歡樂裏，我的手握過無數士兵的手！握過無數的羣衆的手，他們的手，那些打反革命仇敵的手！如果我現在還能緊緊握着它們，你說多高興呢？然而，時代畢竟飛躍過去了，從不等待我一秒鐘。我知道，空空的留戀過去無全益處。一個人往後顧，倒不如向前看！徒然依戀過去的人，實在已經死了一大半！唉！這話用來罵我自己好了！我的確死了一半；可是，像我現在這個樣子，已經不能向前看，我的前面，有路——也許有路，也許我能摸得着，可是沒有打出去的氣力，我不能

怪誰，只怪自己掉在時代的後頭。我這個對於前途絕望的人，我怎能不依戀我底美麗的過去呢？

什麼美麗的東面，要有醜惡的存在才顯得它的美麗。就是由於我的過去也有着醜惡，我才特別發見又特別懷戀過去的美麗。

.....

### 三一

今夜我告訴你：人的愛情，還是吝嗇些勝過奢侈。這話未必一定對，可是，我自己身受過愛情奢侈的大災難，就產生了這感覺。願意讓你也知道。愛兒！像你那樣情感還未成熟的女孩子，對於男人，愛情還是吝嗇一點好！我像你一樣年輕的時候，時代正是個狂飆的時代，反對舊禮教，推翻舊道德，男女社交公開，戀愛自由，……都是新女性一致的呼聲，我們的頭腦充滿了『平等，自由，解放』。我自己在大時代底保育下，在思想上很快獲得了啓發，在情感上也特別來得早熟一點，更因為我的哥哥——就是你

的舅父，在那時候是個革命青年的先鋒，他給我許多良好的影響，他從家庭搶奪了戀愛和婚姻的自由權利，還把那權利交给了我，只可惜我握有那權利，而不知珍惜它，結果不能享受它的幸福。現在我懊悔，懊悔又怎麼樣呢？可是，你……你在我眼前，我便愈加容易引起那懊悔！我和你的生父的結合，是在愛情上第一次大錯過，沒有那錯過，也許不會帶來一生的大痛苦，也許不致產生你……你這一條可憐的痛苦的生命的。我常常把你的痛苦，你的未來的悲慘的命運，一總計算在我的罪惡裏面！愛！我的女兒！讓我向你宣佈我的罪狀，告訴你；我替你怎樣造下了孽賬！……

是的！愛兒！你用不着安慰我，用不着勸止我！……你……你不要揩我的淚，讓我痛快的哭去！要哭着給你說，從前我不說，現在我一定要說：

你的父親，不，你的生父！唉，也不，那個人，不知道叫他作什麼好！我深深的恨他！但是，又的確愛過他，深深的愛過！唉！就叫他作可愛又可恨的壞蛋吧！

他，就是他！我進軍隊跟到前方工作去，哥哥介紹我先認識他，然後由他介紹到政治部去的。那時候呢，他當團長，年紀只有廿八歲，看來我只相信他最多廿五歲，唉！

天呀！怎麼會生下這樣健美的男子！那胸膛、肩臂、面孔、身材，……全身每部分，都是美的力的線段構成的。那雙眼睛，真是生成專作勾攝女性靈魂的眼睛！那眼睛一向人望定，嘴上立刻泛上了無聲的笑，微微露出齊整的潔白的牙齒，像兩瓣紅花的蓓蕾突然在陽光下放著苞。我第一次見他的時候，就想像是一隻美麗的孔雀和一頭強壯的雄獅的合體。我心中起了一種快感的驚悸，我極力壓止全身的暗暗的顫抖，不給哥哥發覺。

未出發前，兩個月的那麼短短的時間的交遊，已够把我那少女的心完全佔住了。不知道是他首先愛我，還是我首先愛他，但我對誰都願意供認：我第一次見他，就開始了對他的愛慕，謹慎地把他埋藏在我的心底，收藏得密密的，到更開人靜我才把他從心底送入夢中。

你要知道。我是個少女，除了哥哥，從未親近過青年男子的少女，一旦接觸了一個既健壯，又美麗、又活潑、又英勇、又溫文的有知識的年青的山級軍官，叫我如何能矜持！如何能把定自己！自己的心！唉！愛兒！危險就在這兒了！我們做少女的遇到了這

一種男人，就該像站在海邊的懸崖頂上一般的當心！

當我跌入初戀的酣夢的那時，哥哥也會在我的耳邊低低的叮嚀過：「綺妹！戀愛是你的自由，但必須珍重你自己，先和他做朋友吧！做長久一點，看以後……」我是在夢中聽着哥哥的話，聽得那末依稀。有時，我也同樣提醒自己，可是……我……！我對於那可愛又可恨的壞蛋！不和他一起的時候，我就教自己只當他作朋友，他一出現在我的面前，我就神魂飄盪。他的眼睛，他的手臂，他的嘴唇，他的胸脯，隨便一件，都放射着魅力，弄得我如痴如醉！

幸而，忽然有個東西把我拖救起來。——愛兒，你不用驚訝，工作這東西的確可以把人從戀愛的迷夢中拖救出來，除了它，誰都沒有辦法；理智，道德，刀，槍，……什麼都不行！我們一到了火熱的前綫以後，他帶着部隊最先頭從湖南打入湖北，汀泗橋，賀勝橋兩役，建立了北伐史上最光耀的戰績。我跟着政治部在戰地工作，從朝到晚，是宣傳，就是慰勞，救護。生活是艱苦又是快樂，我完全浸入工作的熱愛中，一不時忘記了自己。對於那在前線作戰的他，雖然有時偶然會想起，也只暗裏祝禱他勝利、健康

，從沒有因他起過煩惱，有過對工作冷淡的情緒。有一回他從前線打電話回來要我去接話，我正在野戰醫院給傷兵寫家信，便直截地叫人告訴他：我沒有空，沒有工作上的必要不必打電話回來。聽說他曾經因此埋怨過我，但我不理他，我覺得自己沒有錯，只是那時還不曾肯定說是他的錯吧了。

戰爭用跳躍的姿態進行着，湖南和湖北的軍閥隊伍，秋風落葉似的被革命軍掃蕩着，我們濶步在洞庭湖邊，不久，又跳到武昌城下，一忽兒，又跨過浩蕩的長江，踏上了漢口，戰爭就一時變得和緩起來。那時我們又怎樣呢？

愛兒！……你的母親到底是不行的！你千萬不要去學她的樣！我，真是個可以好，也可以壞的人！唉！其實，誰不是這樣呢？你也不一樣可以好，也可以壞嗎？看你站立的時代，看你的生活環境，看你自己吧！

他和我一在漢口相會，一纏就纏住了，我就沒法把握自己，不久，我就跌入愛情的陷阱了！愛兒！這一點，我不敢去怪他！怪我自己嗎？我覺得我也有應該原諒的地方！人的情慾，彷彿一座汽油庫，萬不能近火！我給他雙臂環攬得那麼緊貼，情慾的野火

在我身上燃燒起來，我失掉了主宰，變成了一個受催眠的人，任由他擺佈了……我會因此懊悔嗎？光是這一着值得我去懊悔嗎？人的情慾的滿足，是人性的要求，是每個人應有的權利！爲甚麼我要放棄自己應有的權利？可是，這個世界，這連吃飯的權利也被剝奪的世界，有幾個人能夠獲得情慾要求的滿足的權利？要就是極度荒淫，霸佔和浪費情慾像對於財富一樣！只許他們荒淫，不許我一個青春的少女去滿足人性的要求嗎？所以，這一點上，我原諒自己，我却不要任何人原諒！

是的，說我太激動是對的！我怎得沒有激動？我沒有痛苦又怎會憤恨！我們女性連憤恨的權利都沒有嗎？

他——那壞蛋，和我同居了三個月之後，他對我的什麼目的都達到了，他又奉命出發安徽，我留在漢口後方，我爲他過去的溫存所俘虜，我一直迷戀着他。雖然在某些地方發見他的短處，我知道個人的英雄思想充滿了他的頭腦，他的戰績是由於升官發財的野心而產生的，他明明是當團長，卻打趣叫我作『師長太太』，這打趣已經表現了他滿心以爲不久就要升充師長了。我也發覺他對我的愛情并非專一，不但欺騙我，而且同時欺



騙着別個女姓，欺騙我說他沒有妻，欺騙他的妻而來和我同居，還另外欺騙他的部下的  
一位陣亡了的連長太太；我還知道了他到處嫖娼、簡直是條公狗！所有這些，我都在和  
他同居以後才漸漸清楚；可是，我不知道自己怎麼會迷戀他到那樣程度，還以為他會因  
我而慢慢改變，只要他能真愛我，我就可以把他改造。但是，我這個夢，很快就破碎了  
！

他到了南京，從我的信中知道了我已經懷了孕，他的來信隨着時間一天一天疎淡起  
來。他決心擯棄我，唉！你想，一個男人要擯棄一個女人是多容易的事情呢？要擯棄就  
擯棄了，爲甚麼手段要那麼毒辣呢？

愛兒！你想那個接受我的愛又表示愛我的人，也就是因和我愛而生下你的那個人，  
他怎麼的擯棄我呢？怎樣在你沒有出生以前狠毒地棄擯我呢？

那時候，革命形勢起了一個大變化，就從「寧漢分裂」開始了革命的分化，大批的  
青年給毒害。他——那個壞蛋，便趁了這機會公開地說我是什麼「左傾份子」，還寫  
信給後方的同事說我大概是什麼黨，一面真的想把我作爲升官發財的奠基的祭品來犧牲

掉！你想！人心多險惡？爲了成全自己，便不惜吃掉最親愛的人！

當我知道他要吃我的時候，我就恨不得先吃掉他！畢竟，我是個軟弱的女性，我個人怎樣也鬪不過一羣狼！便很快地跑回廣州，連廣州也不敢住多久，又回到故鄉去！唉！你那時還在我的腹中，我爲了愛惜一條生命，爲了紀念我的第一次愛，我忍受了多少辱罵和訕笑的痛楚！一個女人懷了私生子回到封建的故鄉，你想她所遭到的命運是什麼？

算了吧！我總算已經在恥辱和殘酷中掙扎了過來。現在，我不能沒有一些痛定思痛的感覺，我就得勸告你：

男性和女性在戀愛，雙方都必然極力掩藏自己的弱點，而極力表現自身的長處，每個戀愛的人就要提防上自己情感的眼睛的大當！

我又提醒你，光是外表動人的男性像光是外表動人的女性一樣，多半是驕傲的不長進的東西！我們不容易愛上外表與靈魂同樣健美的人，就寧可愛那靈魂健美的，雖是外表不動人而生理健全的人。假使我早有這個認識，我就沒有最先的大錯誤。沒有那個大

錯誤，我又怎樣有這個認識呢？但願我這個認識交給你！……

#### 四

「你看！今晚的天空多清朗，只有一個皎潔的月亮。可不可以讓我的心中只有一個月亮？」

哦！愛兒！你，來了嗎？你剛才聽了我的話沒有？說，可不可以讓我心中只有一個月亮！

你沒有聽懂我的意思嗎？

心中的確有着一個月亮，它掛得高高，它常常照着，照亮了心；心就跟它一般皎潔。

愛兒！你相信嗎？人世間有一種人真的好像月亮一樣的皎潔的。唉，我侮辱了他們了，他們何止像月亮，他們是個太陽，他們的強光，使人們看不見他們的黑點。

是的，這些話你也不會聽懂的，可是我不這麼說，就會說得不真切。

人生如果什麼都能預知，你說多好呀！我早知道那月亮，不，那太陽，早在我的身旁，我一定忘形的抱住它，死不放手！當我後來認識了它，已經太晚了。愛兒：你聽過希臘神話中，關於愛神（愛麗絲）追求太陽神（亞波羅）的故事嗎？愛麗絲追求亞波羅，可是亞波羅爲了要試驗她是否堅心，是否真正認識他的光明，他一直閃避她，給她追到無處躲身，就立刻變成了一棵樹，當她懊悔起來，他又立刻現了原形，又是一個光彩的亞波羅，于是她又再追趕，一直追到一個海濱，亞波羅却在對面的海上遠遠地照着她。就是這個樣子，我心中也有一個亞波羅，可惜我如今，連站在海濱給他照一照的幸福都沒有！

愛兒！我的悲傷永遠不能醫治！除非把亞波羅抱在懷中。唉！不會實現的吧！此刻還作這夢想幹麼呢？就算我自己止住了悲傷，鎖住了夢想，却不能壓得住憤恨！

恨宇宙，就是這世間，要有月亮，要有太陽！不，不真的憤恨月亮憤恨太陽的；恨爲什麼月亮掛得高高，太陽掛得遠遠！不給我像抱住你一樣地容易抱住它！

愛兒！我摟痛了你的胸了嗎？不用害怕，不要以爲真的瘋了，如果要瘋，早就瘋

了！

好吧！……讓我休息一會兒。

……

唉！……

「回到故鄉啊！」

故鄉！也是一座愁城！

遍地都是愁城！何處是華胥國境！

幾次想仰三尺長劍，

把魂兒飛昇！」

——愛兒！你又驚異我唱起詩來嗎？我告訴你：孕育着你回到故鄉的時候，每天我獨自躲在房里低吟着這一節郭沫若先生的詩句。那時候，的確常常想自殺，受够了蜂針一般的狠毒的視線，鏽水一般的侮辱的言語，連母親也常常用侮辱的指頭在我的面頰上彈指！哥哥也寫信回來責備我，痛罵我，而絕無半句同情的話！我恨不得立刻死去！只是

轉念，又覺得既然有死的勇氣，又爲甚麼沒有生下去的勇氣？我便硬着心腸生下去！

一個淒風苦雨的夜裏，被趕到屋外的草棚里，肚子絞痛半晚，我才從死神的掌中，帶同了你那新生命，掙扎出來！聖經上說，上帝爲了懲戒女人，偏使我們生產痛苦，

你想，那上帝原來多殘酷啊！

哺養你滿了月，我便悄悄地逃離了故鄉，到廣州去，住在一個同學的家裏。春天來了，得那同學介紹到離廣州不遠的鄉村里一間小學當教師去，才幸運地過了幾個月平和的生活。看着你一天天的長大，健康而且美艷，常會想起那個冤家！我有時想得太傷心，就狠力地打你，把你從懷裏摔在床上，使你無辜地痛哭起來。你要知道，做母親的，誰都疼愛自己的兒女，只是由于心頭有着難於發洩的痛苦，才忍心地往兒女身上發洩。真的，你險些給摔死，幸而，不久，那個月亮，不，那個太陽照在你的頭上，它真的是你的救命恩人！這個恩人，你要像我一樣永遠放在心裏，你可以忘記你的生父那個壞蛋，却絕不要忘記這個恩人！

就是，暑期過後，學校聘來了一位新教師，他叫作鄺達，當他出現在我的面前，我

吃了一驚，不正是第×軍裏面的一個連指導員何明那個人嗎？校長介紹了他的名字之後，我狐疑更大了，過了幾天，偶然在操場上碰到他，沒有旁人，他才同我握住了手，我問他爲甚麼不見一年就變得這樣黑瘦了，他只用一個苦笑作答。我還冒昧的問了他爲何連姓也改掉了？他也只用一個苦笑作答。

以後在學校便不很和他交談。他那樣生氣勃勃的人，不知道爲何一下子會改變得那麼沉默寡言了。他教自己的書，教得非常認真，沒有許久，校長和同事們連那些學生，都暗地里讚美着他，說是前所未見的好教師。

無論他表現得如何沉默，但只有我了解他原來不是沉默的人。每逢我們兩人單獨會面的時候，雖然在初也不多說話，而我在他的面孔的表情上看得出他心中堆積着許多要說的話。有一次，他把你從我的懷中抱了過去，便問起你在什麼地方出生，我就低垂了頭，許久，才舉起了淚眼，一口氣說述我一年以來的悲慘的生活，我承認我已經墮落，我希望他好好的指導，而且天真地說了一句！「何同志：你來了，我的心田才滴下了一滴甘露！」他給這句話弄得呆了，一會兒，他一直望定我的睛眼，我也一直望定他的眼

睛。

那個晚上，我被他眼睛裏放射的火燄燃燒着，在炙熱中我感到無限的愉快。

一連兩天，焦心地期待着獲得和他單獨會談的機會，可是總是失望。第三天晚上，我更被苦悶的心情擾得不能合眼。窗外的天空也像今夜的清朗，也高高地掛着一輪明月，我等你熟睡很久之後，便躡到校園裏。唉喲！一個黑影把我嚇了一跳！

「文綺！這麼夜深，出來幹麼？」聽了是何明的低聲，我的心愈發跳動得厲害起來，我疑心自己在夢境中。……

「睡不着。」他站在我的面前，站得近近的時候，我才鎮定地說了。

「我看你，不好太糟踏自己！」

聽了他這話，就問他爲甚麼也在這深夜獨自出來，我也責備他爲甚麼也要糟踏自己。

他說，他並沒有什麼苦悶，只是爲了使自己的思緒更清晰更條理，願意在這夜靜月



下，沉入自己的內心世界。他在籌謀爲自己的生命開拓一條生路。

「……現在雖是恐怖，而且是恐怖的開始，將有一段相當悠長的時間恐怖下去……然而，算什麼，『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文綺！你也該好好的處理自己！」

他的話說得那麼短促，那麼有力，我只聽懂了最後一句。我問他，我應該怎樣處理自己？他說不應該只想自己的事情，要我理智一點，往更寬更大的世界睜開眼睛。我聽他的話愈聽愈枯燥，我沉默起來。他也彷彿我的沉默而停住了他的話。就在那明朗的月光下，偷看着他的炯炯的眼光。我的心又砰砰的顫動起來，雙腳幾乎要屈跪下去，在我眼中潑湧着的淚水，分明被他發見了：

「好好的爲甚麼哭起來？」

我的嘴唇顫動了兩次，卒之鼓起了勇氣，用我的雙手攀住他的肩膀，唉！他立刻退後了一步，手就落空去了，我不由自主地跪了下去。他還是站着一動也不動，我極力咽住自己的哭聲。當他扶起了我的時候，我的眼淚止住了，我看到了他那肅穆的面孔。

「爲甚麼你這樣痛苦？」他這句話又勾出我的眼淚來了。我哭着說：「你這句話就使我痛苦！」我撲身到他的懷里，這會，他一點沒有退縮，握住了的我雙臂，如果不是感到他的雙手的暖氣，自己就不發覺臂上肌肉的冰凍。

「你不知道我愛你嗎？」唉！我已經不是一個嬌羞的少女。我是個被擯棄的少婦了！是個愛情饑餓的棄婦了！我還怕得什麼羞恥不羞恥，哼！這又有什麼羞恥！我就大胆地問他。

你想，他怎樣回答！唉！世界上，真的有這一種男子！他不回答，却反問我：「我怎會知道你愛？」

我就惘然若失起來，不知道再能說些什麼。我用哀求的眼光望定他，看見他嘴角掛起了一絲微笑，是一絲多麼神秘的微笑啊！

「現在我就把我的心交給你，明白告訴你，我在愛你！」

我這話立刻把他那絲微笑趕掉了，他一連串地卻輕盈地追問我：爲甚麼愛他？他有什麼可愛？我愛他而他不愛我又怎樣？問得我的臉紅了又青，青了又紅。唉！一個人的

心給人操縱，究竟是一回太痛苦的事！愛情就是這樣的東西：說它痛苦，說它快樂，都可以，明知是個大苦頭也愛吃這苦頭！

我不管許多，我死命的摟緊了他，不去聽他絮絮的話。我吻着他的頸他的頰，迫問他到底能不能接受我的愛。我就要咬他的嘴唇，唉！世界上真的有這一種男子！他的嘴唇躲开了我的嘴唇。他說：「愛我是你的自由，我不干涉！」噯喲！這是句什麼話？我給這句話吊上半空中，不到天，不到地！

自從這一夜密談以後，我雖是沒有得到滿足，却也不感到過份的失望，我不知道根據什麼，總之我心裏有個肯定，肯定他不是不愛我的，至少，不是不能接受我的愛的！很快就證實了我這種想法是對的，他每天同我見面，在衆人面前，他的態度放得很冷淡，只是兩人在一塊，他就像過去一樣對我並不冷淡，卻也不很親熱。

不管這些吧，從此以後，我先時因痛苦而帶來的燥暴的性子，因我的心情從新陶醉在愛情中，竟變得冲和起來，漸漸很少將你發氣，也很少會打你了。愛兒！記着你這個恩人，他曾經規勸過我不要打罵你，說你沒有罪過，應該愛護你，不好把你只看成是我的

女兒，或只我和壞蛋生下來的；他說應該把你看成人類的一個小生命，那就不只要愛惜，而且還該用心教養成爲一個對社會有益的人。你看，他是個多麼懂道理的人，我唯恐自己有半點違背他的意旨，我真一天天把你疼愛起來。

愛兒！那真是個神秘的人物，尤其是那時我沒法理解他。隨着時間，我和他的關係愈來愈密切了，感情也自然增長起來，我覺得自己很需要，而且很有理由；哦！說起來怪難爲情。好吧，不怕對你說的，……我好幾次約他幽會去，我覺得一個女人需要男人的安慰，同一個男人需要女人安慰，是同樣的，他是個沒有妻的人，也許連愛人也沒有，我，我是個被擯棄的少婦，相信他和我同樣需要……需要安慰。然而，我想也想不到，真的有這一種男子！他老是用種種方法使我達不到目的，我疑心過這男人也許不是男人，其實，只是我疑心吧了。他是男人，一樣的是個可以安慰女人的男人。

一個學期過去了，暑期他到廣州去，我要跟去，他沒有同意，問他的理由，只說沒有必要！唉！這個『沒有必要』却使我孤零零地留在學校，熬了一個暑期。

巴望不到他快點回來，暑期終結，他真的回來了，我滿懷了喜悅，又得常常和他擁

抱，親嘴，……就是這樣，我也够幸福極了。真難說得很，真的，問我爲甚麼這樣愛他，自己也不會說！他和那壞蛋雖不是個鮮明的對照，但的確他的身體他的面孔都遠不及那壞蛋的健康和美麗，他却有他的另一種魅力，也許不純然是屬於男性的。我正是被一個偉大的靈魂底磁鐵所吸引著，我總覺得他可愛；不願離開他！他沒有表示愛我，他沒有對我作放射性的誘惑，但已很够攝住我的心。也不全然爲了一種性感的驅策，才去戀慕他。說我像崇拜一個聖人那樣崇拜而戀慕他嗎？恐怕也不是；我不能否認，如果他不

是男性，我就不會同樣的戀慕他！哦，我想起師範的那位女同學來了，我就像同她親熱一樣地要和他親熱嗎？是的，她和他都有着同一性質的魅力，可是，畢竟她是個女人，他是個男人！

唉！我的腦子長期地被這男人女人的問題侵蝕到快要乾裂了！

照做女人的想法，女人總比較男人，容易了解一點。你看，何明一回到學校就老是關着自己的房門，但看來也並不有意迴避我。說也真怪，他和我親暱地在一塊的場合漸漸少了起來；但每回的相會都比前親熱多了。可是，我被他那種堅定、明快和強烈的意

志所湧現出來的肅穆的態度威脅着，自然而然地消除了我先前對他的愛情底狂熱的舉動，而內心的狂熱却在增長着。

星期六下午他乘火車到廣州去，星期日下午又趕回來，這樣子，一月之內總有二三次。他慢慢的和學生家長來往，慢慢的認識了好些村里的農民，他和校長一直很要好。那時候，我還不免只用愛情的眼睛去看事情，疑心他在廣州有個情人，不然。決不會這樣的風雨不改地來去匆匆。我的妒性迫使我苦苦追問他，一次又一次，他才逼着對我說了一些對別人不能說的話。這一來，我真喜悅到難以形容，躲在床上自己暗暗笑起來。原來他對我的抱着這樣重大的信心，我禁不住伸出一隻手指往空中一指，彷彿在他面前要用指頭點到他的鼻端去：『你這傢伙不肯說一聲愛我，却實在愛在心裏的！』

我愈來愈死心塌地的愛着他，然而，唉！上蒼作弄我也未免太殘酷一點了！我剛剛得了一點透心的溫暖，又那料得到轉瞬就受到人生的最大的痛苦呢！

一天，微雨的黃昏，他約我夜深到校園那槐樹下等他。我看看，天下着雨，也來約

我，乍喜乍驚在心里交替着。沒等到夜深，就冒了雨出到校園，幸而微雨不久也停歇了，可是站到脚也酸了，他還不來。等着，等着，心也焦透了……

他一來，就把我緊緊的抱住了，他那早來的氣力呵！我給他撲得氣也喘不過來了，我輕輕推他一推——又不敢真正的推開，他不但推不開，嘴唇已經緊貼着我的嘴，連鼻孔塞住了，簡直像個發着色情狂的醉漢。

「綺！原諒，我不能把全生命交給愛情！……你需要我安慰，我是知道的，我願意；但你要知道，我不能，不能把全生命交給愛情！我：不願意把愛情作兒戲，愛情不純是一種享受，愛情是一種負擔，愛情附帶着責任，愛情是歡樂的共同享受，也同時是痛苦的分担。我……是愛你的！今夜我才說這話，你是有可愛的地方的，但決不能把全生命交給你！你原諒我！一定要原諒的！」雙手擻動着我的肩膀。

我聽得那麼真切，那些話又說得那麼堅決，一點猶疑都沒有。我沒有話說，還有什麼話好說呢？我低垂着頭，不敢看他，況且正在沉黑的夜里，看也看不見的哩。我親耳聽着死刑的宣判，可是我不驚駭，我陷入了悵惘的深淵。

他似乎等着我說話，用厚厚的嘴唇貼在我的腮上，似乎舐着我的眼淚。那時，我心里想，這男人似乎寡情，實際恐怕是世間最多情的男人！哦！愛情原來是這樣的嗎？……哦！愛情附帶着責任，愛情是痛苦的分担！……哦！一個人不能把全生命交給愛情，這些道理，哦！有這些道理的存在！——我一直想下去，彷彿他沒有站在我的身旁。

「綺！今夜我就要離開你，請你收回對我的愛情！」

這句話像一個晴天霹靂，我才惶恐起來，舉頭望着他，焦急的情緒使我立刻抱住他。「不！不行！愛情放出去，決收不回！」

我第一次知道他爲我流淚，淚水落在我的手背上，我就驚異於這樣的男人也會流淚的呵！真的，他在流淚，彷彿痛苦到連我的話也沒有聽着。

「綺！不要太情感，……是的，我自己也不應該太情感！告訴你，今夜我必須在黎明前離開這里，遲一點，恐怕，恐怕就……難於設想了。」

「你不用細問，事情你會慢慢知道，我一定要走，……是的，不走就不行，我可以不



愛惜我的生命，可是，……他們要了我的命還不肯罷休的！」

他的話，我雖然沒有完全了會，可是我是意味得到的。我要求他帶了我一同出走，他沒有同意。他明白的告訴我，像我這個人，現在決不能同他走同樣的路，他說愛情一定要服從事業，因為那事業不僅屬於他自己，而是屬於全人類。天呀！我還有什麼話說！

唉！不知道他什麼時候神不知鬼不覺地跑了，我被拋入了沒有涯溪的空虛的大海！愛兒！你疲倦了嗎？是的，我也疲倦了！你看，那皎潔的月亮更遠離我了！那強光的太陽，唉！太陽老不照一照我！

## 五

愛兒！今夜，我想起了世界上沒有幾個人真的願意自暴自棄。就真的是已經自暴自棄的人，我覺得他自己最多只能負一半的責任。我並不想用這些話來替自己辯護，我承認——向你，向我的愛女承認恐怕是再真實不過的承認了吧！我的確做過壞事，我明

知它是壞的，但又認爲有時壞有壞的好處，壞有壞的對！這很够自暴自棄了吧！很該責難了吧？且慢，容許我先來請求責難者答復我一個愚蠢的問題：如果全世界只有我一個，又怎樣會使我自暴自棄？我敢信沒有人對這個問題能作公平而令人滿意的回答。那末，我對於自己的醜事，就是自暴自棄的醜事，又爲甚麼要讓羞恥掩埋下去呢？

愛兒！當你對着一個敢于向你坦白地說過他的醜事的人，你的內心該因他起着崇敬的戰慄！

就算一個人自己跳下一個悲慘的深淵，也一定有個逼使他跳下去的根由。我就告訴你，我自己怎樣跳下一個悲慘的深淵吧！

唉！愛兒！這個道理你也不容易一下子懂得：生離比死別更要痛苦，人是分明活在世上，却永遠不能見一面！何明不會給那恐怖的黑手抓住，却不知去向了，剩下我在學校，納悶了好幾天，除了上課，總沒有離開自己的房子，校園更怕去了。一天早上，校長扣開我的房門，我看了他的臉孔消失了平常的和藹，我的心房早突跳起來，不用我驚疑多久，他就告訴我：外間相傳着何明和我有着密切的關係，且是老相識，爲了我的安

全，主張我立刻離開學校。

愛兒！我還可以不走嗎？下午就背着你奔上了災難的途程。然而，距離那苦海尚遠呢！

我背着你，像一頭駱駝走在無邊的沙漠上，背到什麼地方去呢？唉！我由不得埋怨起何明來！恨他爲什麼如此忍心撒下我！但很快我就徹悟，到底他是對的，他愛我，他更愛人羣；我不能使他愛人羣同時愛我，罪過不是屬於我自己！

雖然月亮、太陽在我的頭上，我的腳還是離不開地上，饑餓緊逼地威脅着我的生存，更緊逼地威脅着你那幼嫩的生命！

回到故鄉嗎？唉！不再提故鄉好了！卒之，我厚着臉皮又一次到廣州找那先前寄居過的同學的家裏去。她本來就不是一個很熱情的人，只是在師範時候大家同班，她總算對我懷着同情，幸而她的丈夫在洋行里當經理，生活很够豐裕，對於我們母女兩個的暫時居留，本來很不成問題的。

可是！女人生得美麗一點也是有罪呵！我住在那女同學家里已經十分檢點自己的言

語舉動，我知道寄人籬下是很不容易長久的，可是，我自己好像一座佛一樣又怎樣？那位經理先生在一個黑夜摸進了我的床，我一觸到那光滑的頭，便知道是他。我雖然死命掙扎，又怎能放聲叫喊！雖然上帝可以替我作證，唉！上帝！不會幫助女人的！雖然我未被他的強暴所屈服，第二天，我的女同學就向我擺出難堪的臉孔，要我立刻離開她的家！我哭着陳訴事情的真實，她老是一口咬定我誘惑她的丈夫！唉！我又知道了連女人對女人也有慘重的殘酷的啊！

於是，我又傍徨在生和死的歧路上，我還是重複着一個觀念：既然有死的勇氣，就該有生下去的勇氣。傍晚我僅僅爲了攪住生存，此外便不顧一切，用生存意志蒙着最大恥辱，踏上了奔向故鄉的夜車。

我的眼淚分明引動了隣座一個搭客的注意，他首先問我準備到什麼地方去？我回答他：我準備回到不願回去的故鄉。他彷彿更因我的答話引起了好奇，我却因他的同情的態度，透露了我正是個陷於絕境的可憐的婦人。他就在那顛簸着的車中，乘了黑暗握住了我的手，問我願不願同他在佛山站下車？他告訴我：他是廣州的一家通訊社的社長，

可以使我獲得職業。我立刻像被牽上了鼻子的的一條牛，抱了你跟他在佛山站下車去了。

他牽住了我這失去任何自主的婦人，上了一間旅店，他逼着我承認當作他的妻，你是他的女兒，與我同房。他說非如此就不能把我從絕境中救出來。唉！愛兒！你看你的母親！又一次逼着給男人玩弄了！我的靈魂早已被摧殘透了，我珍惜我的肉體還有什麼意義呢？

在佛山只住了兩天，他的事情辦完了，又把我帶回了廣州，並沒有真的給我什麼通訊社的職業。祇租了一個房子同我住着，大約每星期可有三四夜回來陪伴我。又算是什麼一回事呢？他不容許我自由出入，白天派了一個公役看守着我，晚上雖然他不一定回來，卻從未預先使我知道那一夜才回來。唉！我簡直是個奴隸，也不，只是一個俘虜！天呀！做俘虜就算了吧！爲甚麼還要把我作商品來買賣！

我記得清清楚楚，只有五十七天，我就被這通訊社長——簡直是個斯文無賴，送一個什麼總司令部的副官處長手上了！唉！真不願提起那野種，他是個鴉片鬼，已經五十多歲，瘦得像一把骷髏！我敢說全世界的女人沒有一個願意和他睡上兩夜！我却被生

活的枷鎖鎖住，竟和他睡了三百多夜！

世事真難料想呀！一天我在路碰見了剛從山東回來的哥哥，一別四年，他的肥胖使我幾乎認不得他，而我的憔悴的顏面却使他吃驚。我跟他回到他留住的酒店。他已經做了一個軍長的上校秘書，還告訴我生你的那壞蛋已經由團長升師長，最近還調升淞滬警備司令。就埋怨我不應該離開他！唉！親愛的哥哥！你不是曾經勸告過我不該和他戀愛的嗎？怎麼一下子變到這個樣子！

我忍受着他的責備，我哭訴了我的淒苦的命運，使他知道我正陷在什麼境地，我哀求他伸出一隻援救的手。愛兒！雖說是骨肉之親也敵不過勢利的力量啊！他只管痛罵我，說我着了新思想的迷，今天是應有的折磨！唉！我再受不起毒罵了，我質問他：

「哥哥！我先前接受了一點新思想，何曾不是藉哥哥的指引！」

我這麼一說，他更怒不可遏了，他說：「思想要新，却不能太新，我沒有教你只管去同男人胡混！」

唉！我還能和他爭道理嗎？我唯一的希望是得到他對我的生活的照顧，使我立刻逃

出那鴉片鬼的羈絆，可是哥哥只說了一篇大道理，他說各人應該各自謀生存，誰也救不得誰，叫我做苦工去，做女僕去。

愛兒！話是可以這麼說的，但天空海闊，又叫我向那兒找苦工去，做女僕去？做了苦工，做了女僕，又何曾不一樣要給男人玩弄！

我知道今天的哥哥已不是從前的哥哥了，也不願多說，掩着淚離開了他。

我的心一橫，深深地痛恨所有的男性，我立心要向男人報復，我要玩弄男人！於是，從鴉片鬼那兒竊取了好些財物，帶同你逃到了香港。

好吧！我就這樣開始自己逃入悲慘的深淵去！然而，悲慘的深淵也有其中的樂趣的啊！一個人，用他的憤怒的拳頭打在他的仇人的頭上，雖然拳頭打得腫痛了，也還是快樂的！

我把自已當作一個患了麻瘋的婦人，用我的色情誘惑男人，甚至用我的狂暴去強姦男人，我要從男人身上取得我所需要的感官的肉慾的滿足。不，還不止要滿足，我極端放縱，男人不再樂意騎在我的身上，我就硬要騎在他的身上，我要他死在我的色情的毒

手之下！男人玩弄女人太多了，太慘了，他們從不知道女人也會疲倦也會痛苦，我一定要狠狠的教訓教訓他們！

我無鑿足地索取男人的金錢，他們的錢大都是孽錢，我從強盜身上敲竹槓，有什麼不可以？我窮苦得太够了，我要享受，我要奢華，就一定要從男人身上騙得金錢。我先用我的色情籠罩住他們，使他們動彈不得，然後花他們的錢像花水一樣。我愈有錢，我就愈美麗，愈肉感，那些壞男人就像見了蜜糖的螞蟻！他抱住我叫死叫活，我的心只要他死決不要他活！我愈來愈得嫵媚，愈來愈得淫冶，愈來愈得狡詐，愈來愈得險毒，一個個男人被我愚弄，被我戕害；他們因我弄得身體衰弱，家庭破裂，財產蕩盡，還有些自作多情的青年爲我而自殺，我無所動於中，不，我的心中快樂！

我崇拜伊利沙白，我羨慕武則天，皇帝的確要讓女人去做，讓我們女人統治這世界，一定比這男人統治的世界要勝得多！我首先自己戴起了女王的冠冕，我像許多男性皇帝挑選妃嬪一樣去挑選我所需要的男人，我一個個的拮來，一個個的揮去，不管他流淚，不睬他的哀求，不顧他的死活！



我對每個男人纏得不久，只當我在金錢上肉體上自己滿足了，就立刻丟棄他，像許多男人丟棄我們女人一樣的無情而毒辣！或者更甚些！哈哈！又可笑得很！一個男人去了，還是一個個的來！我的「風流寡婦」的美名（是的！我承認是個美名）很快就傳遍了香港。最大的商人要投到我的懷抱，廣州的大官爺們也瞞騙着太太偷偷摸摸的趕到香港來找我！

當我染上了梅毒的時候，我更歡喜，我不去醫治它，我恨自己不真的患了大痲瘋，好讓我往男人的身上一個個傳送開去！

我厭倦了香港了，不，我厭倦了香港的男人了，我回到廣州去；那是個有着不少害過我的男人的地方……廣州的男人我也厭倦了，我到汕頭去；汕頭的男人我也厭倦了，我到廈門去……我多麼自由！我多麼驕傲！……

唉！愛兒！你就知道你有着這樣的一個母親！你覺得她可恥嗎？可恥是很可恥的，也讓她可恥去吧！那時候，故鄉也爭傳着我的所謂「穢史」，用來作為日常談話的笑柄，你的姪母更得意地向人報道我怎樣地同男人睡覺，說得有聲有色，像她親見親聞般的！

愛兒！我的心靈雖然久已麻木，可是到底我是個活生生的人呵！雖然在心理上有了嚴重的變態，可我却沒有真的患上精神病呵！無論如何糜爛，如何沉緬在肉慾的黑海，但須知道，唯其是最苦的藥，才需要用糖衣來包裹呵！

我雖然把對於男性的玩弄底報復，說得那麼起勁，實則，那時候我何曾沒有痛苦呢！就是一個酗酒的人也必有個醉醒的時間，當我用肉慾來麻醉自己，還可以一時忘記自己的一切，但只要我有着一分鐘的清醒，就會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心靈上的創痛！曾經不止一次地剛把男人從我的身上推開，就用眼淚來洗面！

唉！沒有絲毫愛情的肉慾生活，是人的生活嗎！？

男人能被我摧殘得幾個呢？時間和色情放縱早消蝕了我的青春！四年多的帶着腥味的的生活，已使我感到極度的倦乏。在二十九歲生辰那天，特別強烈地預感了一個可怕的終局。

唉！我要教訓男人，卻教訓了自己！在今天這個世界，女人就犧牲自己的色相，要對男人的玩弄予以報復，也還是吃虧的事呵！我身受過這痛楚的教訓了！

## 六

愛兒！你聽了我前晚的話，此後對於那些娼妓，那些賣淫婦，就不好任意鄙視，只管責難了。也許不能說每個娼妓都同樣有着自覺的痛苦，和痛苦的自覺。然而她們都是這人世間的罪惡的象徵；她們即使有一點兒罪惡，那也是由整個人世間的罪惡乳育出來的。世人就是這個樣子。一面由他們身上享樂，一面却誣衊他們。所以我的身世，從不敢給他——就是你現在的假父——知道清楚。

愛兒！我不知道應該說是變好了，或是變壞了：我極力把自己從那悲慘的深淵裏救拔出來，我要脫離皮肉生涯——一刻不能停留在那生涯上面，而無暇顧及今後的生活如何變化下去。一個人對於現狀感到無可忍耐的不滿，帶來了無可排遣的悲苦，他就希望立刻躍身一跳，落在什麼地方，再要遭到怎樣的命運，都不去預想的了。那時候我正是這個樣子。

這一回，恐怕是蒼天對我最仁慈的一回了吧！在廣州給我認識一個日本留學生。他從

日本帝國大學畢業回來已經有九年了，是研究哲學和醫學的，却醫不好一個年輕的可憐患了肺癆的妻。她死了，還把肺癆遺給她的丈夫留作紀念。他中年喪偶，便孤零地一邊咳嗽一邊伏案寫他的「中西醫藥綜合研究」。他之需要我同居，與其說做他的妻，倒不如說做他的女伴，或者女僕，更確切些。他教導我，而且近於強迫我把家務弄得條理而清潔。他看書寫作高興起來，又強迫我聽着他曉曉不倦的講述，我稍爲把望定他的眼睛離開一點，他就立刻發起性子來，直到他自己的咳嗽抽痛了他的肺臟，才往床上一倒。唉！該死！他天天老是向我講些『老子哲學』和什麼『赫里士多芬』的比較，又說中國醫術上的陰陽寒熱正是什麼二元論，我聽得頭也大了。唉！我真不知道怎樣對付才好！

我自己的頭腦也有點不爭氣的！它老肯冥想，有時也的確想出了一些近乎至理的東西，但也許只是由於一種單純的經驗產生的實感，不一定很合道理的。我遭遇了這位日本留學生，又使我想一個女人嫁給有錢的男人未必幸福，嫁給一個有勢位的男人也未必幸福，就連嫁給一個有學問的男人也未必幸福呀！

有學問嘮叨一點也罷了，但總要我聽得懂呀！咳！這些聽不懂也罷了，我就當作同

一個言語不通的外國人結婚就算了，又爲甚麼連我聽得懂的話，也老是要使我苦惱呢！他天天對我說他的前妻怎樣怎樣的性情好，學問好，相貌好，心地好，待他好，半夜替他蓋被，早上替他穿衣，出街回來首先一個擁抱，然後捉住他的腳換鞋子，……嘍！我也記不清那麼多了，……我心裏憎恨地想駁詰他：那麼一個天上有地下無的老婆，爲甚麼教他死掉！真的能這樣說出來嗎？愛兒！平常的人也還不能惹，況且這個肺癆鬼！

幸而，抗戰發生了，戰事從北方伸延到南方來，那肺癆鬼的病就一天一天隨着戰爭的緊張而沉重起來，那時候我有心糟踏他了，我沒有好好的給他看護，他生他的病，我走我的街，橫豎他已經不能起床，我除了等着把他裝進棺材以外，便什麼事都沒有，到那時候，我便連他的書也一起賣光，一逃便了。

事情不久真像我的預想一樣逐一現實了。對於他的死，我沒有什麼悲哀，我根本對他沒有愛情，他沒有愛過我，我也沒有愛過他，叫我怎樣裝得出眼淚來呢？他雖然也許有他的長處，可是究竟對於社會有什麼貢獻，我實在不敢說。對於我，雖然說他曾經和

我從私娼生活拖出來，但他却把我當作一個精神上的娼妓！他和我同居，一點不見得是爲了我，而實在是爲了他自己：我所以跟他同居，老實說，也只是爲了我自己，絕不是爲了他。我只不過爲了要急於跳出苦海，暫時的跳在一個沙灘上面，那能終老於沙灘上面呢？相信就是死在他的眼前，他也不過像我對他的死一樣的冷漠。

他總算死得乾乾淨淨了，倒替我開闢了一個時期的平靜的無憂無慮的生活。那時候，全中國像發了瘋，全民族都怒吼起來了，幾乎全世界的人都在這動盪時代忙個不了，獨有我一個人最閒暇。新聞紙擱在我的手上，就好像眼前展覽着一幅光彩奪目的油畫；一隊隊的軍人被民衆熱烈地歡送着往前綫擁去，從城市到鄉村老百姓舉起了戰鬥的大拳，久已逝去了的北伐時代的生活底回憶，又突然跳上了我的心頭。晚上，我無聊賴地躺在床上，窗外天空的浮雲染上了嫣紅，那紅光映入我的眼簾，我呆呆的凝望着那窗櫺劃成的長方格子，有一張掛着一絲微笑的臉孔在掩映地幌動着。我正躍身起來，伸開雙手撲向窗口，一陣洪亮的歌聲却先向我撲來！唉！我視着窗外城市的夜，正被千萬枝火炬照得通紅，而我，正在重溫着對於何明的愛戀的舊夢呵！

我的亞波羅！你往那兒去了呀？莫不是變了一棵常青的柏樹？或者正浮在遠遠的海濱，沐浴在那深綠的海上，吐着紅光？唉！你可知道熱戀你的人已成一個寂寥的遊魂？

.....

你這狂熱的城呀！對於我是個莫大的諷刺！火炬與歌聲刺戟着我疲憊的靈魂，疚慚伏在我的心底，却難像火山裏的溶液激起爆烈呀！

唉！你這莊嚴的時代呀！戰爭的烽火給人民的靈魂甦醒，我又何嘗不認識這時代的偉大，這時代的嚴肅呢！哦！大時代的大潮流過去了，又一個大時代的大潮流排湧過來！前後十年，唉！十年了，然而，在那無窮無盡的歷史的長程看來，十年的時光直是多麼的短促！但回頭看我自己，糟踏了整整十年的充溢青春的活力的時光，無償地浪費了十年無價的寶貴的生命，我要跪在大時代面前虔誠地懺悔，然而又誰有工夫諦聽我這卑怯的落伍者的恥辱的悲鳴！.....唉！愛兒！你無庸勸止我的悲哀！這番回憶，雖然使我痛苦，但假如我的內心連一點回憶也沒有，那才空虛得更難過呢！

愛兒！我自己知道，深深地知道：我是大時代大潮流灣支出來的一潭淤水！無論是

高潮或低潮，也無論是直流是迂流，那大潮流不是傾瀉地就是潛湧地向前奔流；唉！我這一潭淤水，離開了大潮流，淤積在那泥濘的大地上！我知道淤水再不能滙合那奔流着的大潮流，我這一潭淤水，寂寞地在這大潮流的旁邊乾涸下去了！

愛兒！我自己是錯誤的！但歷史時代何曾沒有錯誤呢？假使北伐時代大革命順利地成功了，我又何會會弄到這個樣子！我要責備歷史時代嗎？我不敢！我原諒歷史時代嗎？我不能！我責備自己，又原諒自己！一直到現在，我也還是這樣地責備自己而又原諒自己！

就是弄到如今這個樣子，也不能不責備自己，同時原諒自己……愛兒！你坐近一點兒吧！我要把聲音放得更低些。……你想我怎樣會嫁給現在這條豬糞呢？

秋天，敵人像疾風一般從海邊捲向廣州，全個城市都騷動起來，人們潮退似的四散奔突。我携了你（那時你恰巧十歲了）無目的地沿着粵漢鐵路北走，火車停在曲江，我們便停在曲江。我手頭拿着那肺癆鬼贖下來的一點錢財，過去我也還有點兒積蓄，便在曲江租了個房子住下來。房東是個和善的老孀婦，叫作肥二孀，她曉得我是個新寡的女人



，用她自己孀守的痛苦底經驗，寄與我不少同情。我也樂得裝成一個寡婦應有的悲愁。岡她住了兩個月，大約已經窺察到我受過點教育，性情也並不壞，她就開口勸我及早嫁人，說不定曲江又要疎散，一個女人沒倚沒靠的流浪，多麼危險。我微露一點兒同意，說最怕遇着沒有良心的男人，她就說她的妹妹死了三年多，妹夫還沒有續娶，正在交通銀行衡陽分行做着助理出納員，怎樣怎樣的老實，年紀也只有卅五歲，如果我願意，可以給我做個媒人。隔了幾天，她就陪我到衡陽去，唉！我這曾在自由戀愛的疆場上馳騁過來的的女性，此刻却又扮着半盲婚滑稽劇中的一個角色！

我這飽歷世故的女人，對於男子的觀察，總該有點眼力了吧？我看那傢伙，還生得端正，只是面上散布着十來顆疎散的麻子，一雙從不斜視的眼睛，近似藏着誠實，嘴唇貼得密密，說話不多，笑也不多，只是慣于疎開了手指像一把梳，把那微彎的頭毛往後搔理。雖然那時已有一雙圓圓的肩膊，却料不到肥到現在這般豬獯的樣子。

唉！雖說我還可以有選擇的權利，可是我已沒有選擇別人的條件！我知道，世上并不是沒有值得我真心愛戀的男人，倘若我自己沒有像他一樣可愛的地方，他又怎能真心

的愛我？我意識着這一點，就不敢再存奢望。那豬獩對於我的最先印像究竟怎樣，我實在不曉得，要從他的心中說出一句真話，相信比那母鷄啼叫還要難些。

當我帶了你到衡陽陪他同住的時候，你的小心靈才驚異了怎麼突然得了個「爸爸」！唉！我常常見到你稱呼他作爸爸那時的遲疑的尷尬的神情，我便幾乎哭起來了！

愛兒！我們陪伴着這豬獩生活了這麼多年，你看我有真的歡笑過一次嗎？同一個沒有靈魂的男人做夫妻，就是豐衣足食也不會有的人生樂趣的呵！

愛兒！算了吧！我沒有死，可是我已經完了！我這潭淤水是定要乾涸的！

人生呵！愛情呵！苦我够了！但願你，愛兒！你不走你母親的舊路！記着吧！一個女人的確太容易被愛情替代全人生！這世代還沒有多少真正美滿的愛情的花果，也許不斷地投身在人生的搏戰裏，可以嚐到人性的愛情的蜜味，但，但我知道得不清楚。

唉！我這人到底善于冥想，善于幻想！讓我代表所有的女性呼喚：親愛的地球請你翻一翻身吧！

.....

# 七

「男人總愛說女人是條蛇，其實男人才正是纏住女人底生命的一條蛇！」文綺握着拳頭往床板一撞，把那躺在身旁的睡了個半醒的丈夫嚇得怔了一下。

他搖着她的肩膀，一下，兩下，搖到她睜開了眼，他才問：

「你說什麼？」是個詰責的聲音。

「我沒有說什麼呀！」

「你做夢嗎？」

「我天天做夢，夜夜做夢！」她在抗議，她心里在想：女人連做夢的自由權利都沒有嗎？

「做什麼夢？」

「醒來就不記得！」

.....

『你剛才不是說什麼「男人，女人，一條蛇」……嗎？你不是說我是條蛇嗎？』他那貌似老實的眼睛突然發着兇狠的眼光注視着她。

『我不知道我有沒有說……你自己想想是不是條蛇！』她一翻身，把背子朝着他。他忽兒覺得她忽兒聰明了起來，她也忽兒覺得他忽兒聰明起來；他不願和她爭吵起來，她也不願和他爭吵起來。他和她在互相打探着有沒有睡去。到底，還是那胖頭胖耳的丈夫先入了睡，她才悄悄地下了床，踱到天井去，向天空神往地望着，望着，舒了一口氣：『男人總愛說女人是條蛇，其實男人才正是纏女人底生命的一條蛇！』』

一九四六年一月廿六日

空白页

# 無聲的英雄

一

初秋的夜晚，帶着涼意，從西方掠過寬闊的湖面，湖水起着摺疊的微波，用齊整的步伐澗打着湖沼的邊緣。我的心被潮聲催得焦急了，在寂靜的公路上拖着沉重的雙腳，連自己也聽不到足音。我已無心趕程，舒緩地移行，陪伴那閃着寒光的星兒，追送那漸漸消逝的黑夜。

天亮，我才走進路旁一家小店，借了一張長方桌子，酣睡了一個上午。醒來，塞下了兩碗粗麵條，便又背上軍毯水瓶，孤零地走了。

我朝着偏斜的太陽，正在心焦，路上的土人告訴我：只有十里路就到鐵山了，而且鐵山通石灰窯的火車依舊開行。我才狠心地忍着腳痛，多走了十里路。

那怪像孩子玩具的小火車，裝着我那疲乏的身體，顛簸得怪舒服，只是半小時的光景，就到站了。我懷着離開搖籃一樣的心情，不捨地下了車。暮色已經罩滿了那小莊子了。

找了半天，也找不着客店，也許原來沒有，也許給戰爭帶走了。好容易才摸索到一間小學校。校門緊閉着，我用指頭試探地敲了兩下，只有空漠的回响。再用手掌使勁地拍了幾掌，然後耐心的期待着。

「找那個？」短尖的彷彿是女人的也很像男孩子的聲音，從門縫透出來。

「老師在家嗎？」

「王老師嗎？」

「是的，王老師！」我裝成堅定的準確的語氣。

門開了，一張樸實的十來歲孩子的臉，露了出來。驚訝而故意鎮定的眼光在我身上從頭上掃到腳下，停在腳上的草鞋，然後突然注視我的眼睛：

「先生那里來的？認得王老師的嗎？」

我遲疑了一會兒。

「你告訴王老師，我是到前方去的政工人員，迷了路，借住一宿。」

「政工人員？」

「是的，軍隊的政治工作人員。」

「你等一等。」他很和順的說了，便把門輕輕半掩起來。

一副瘦長的身材，從陰森的屋肚裏，移向前面來，剛才那孩子跟在後頭。我只看到一叢蓬鬆的頭髮下面，炯着一雙有力的眼睛，我胸膛似乎感受着一種壓迫。

「王老師嗎？對不起！」我拘謹地首先開口：「兄弟是個政工人員，走路跟部隊不上，請容許我借宿一夜。」

「哦！大概是廣東部隊的罷？」閑逸的軟棉似的口氣，使我安慰了。

「對了，對了，連日都有經過這裏。天黑了，找不到客店，打擾一夜，可以嗎？」

「請進吧！」他一點猶豫都沒有，側着身子給我讓路，一邊關照背後的孩子；

把燈火燃起來，打盆水給先生洗腳。」



門一關上，我便成了這只剩師生二人的寥落的學校底賓客了。

## 二

四張床子分成兩面對襯的安設着，把房子只留空了一條床前的通路。斜對的兩床垂着不知究竟是藍是黑的麻布帳子。其餘兩床。空無一物。從房門走進去，床前通路的盡頭處，一張跛脚的木桌子靠倚在壁上才站得牢。桌上的菜油燈的火光微微的擺動，才使我發覺桌子上方有着一口剝落了的紙糊小窗，接着一股陰氣透進我的胸口。

主人對我沒有什麼禮待，也並未使我有冷淡的感覺。知道我未吃晚飯，便親自督促那孩子燒飯給我吃。隨後並用吩咐的口吻指定我的睡床。吃飯前後，我曾和他攀談一些話，知道他的名字叫王文起，家鄉在江蘇一個淪陷區里，離家已經一年，到這小學還只有一年左右。他不大願意說話。對於我的提問，老是短簡的回答；可是銳利的眼光總常望入我的眼睛，進行某些關於心理探索似的。年紀最多不過三十歲，但我在他那平板的臉孔一片淡棕色的皮膚上，發現了幾條飽經世故的縐紋。我意味着他的沉默寡言，並非

他的本性。估量他並未打算和我這個陌生的來客打什麼交道，橫豎一宿之後就要分手，也許永無相見的日子，就像一個客店主人之對遠程的過客。可是，我總由於一種歉意與好奇心的驅使，對於這個表面冷峻的人，企圖作一種心靈的探求。我又直覺地體會到他和我們中間存在什麼共通之處。何況我一向不甘寂寞，難堪於那踟蹰的氣氛，我伴同他捱過一些沉靜的時間。但我相信他的心中和我同樣不住在說話；兩人都沒有一點疲倦欲睡的樣子。

那孩子不知道什麼時候爬上床去了，發出微弱的鼾聲。我很不安，彷彿我倒是一個使客人冷落的主人，我尋思着怎樣打破我和王老師中間的沉寂。我忽兒警悟了：人人的心要有一條橋樑才能起共鳴。我要了解他，不如我先給他了解。我于是爲了贏得他對我的信心，以換取他的心聲，而竭力用率直的語言陳述我自己。他的注意力異常集中地諦聽着，微笑逐漸從他的嘴角流出來。

「……小學教師我也幹過的，生活雖是清苦，孩子們的無邪的心，却給我們莫大的慰藉，我曾經爲孩子流過不少淚，也曾接受過孩子們的真純的眼淚。……」我想把談話

移近雙方所熟悉的生活的境界上來。

「可是，生命却不能儘管交給眼淚。」他像自言自語般的把字音吐得沉重而清晰，我的話被頓住了，我把他的話——生命却不能儘管交給眼淚——在內心吟味了一下，微微的點了幾點頭，定神的看着他。他的眼臉低垂着，幾乎合攏了眼睛。那肅穆的樣子很近於毫無表情。

「難道你很厭倦教書生活？」

「沒有法子不厭倦。」

我開始發覺他的話總是硬梆梆的，語尾總沒有附帶助語詞，好像有什麼憤怒積壓在心坎，而我又不是發洩的對象，便忍吞着。

「甚麼意思呢？」他的話我實只聽懂了一半，便追問他。

「連小孩子也只掛心打仗，無心讀書，我們還有什麼教書的勁兒？」

「你們學校就是這緣故停課的嗎？」

「教師學生都走散了，經費也沒有了，不停也要停。」

「那孩子爲什麼不回家呢？」我指着床上的熟睡的孩子。

「他嗎？和我一樣無家可歸。」把話停歇了一刻，彷彿找尋一條回憶的線頭。舒了一口悶氣才繼續說：「他是個可愛的孩子，叫凌小龍，父母都給人殺掉了，他和我在一個偶然的場合遭遇，便一直跟我流浪了整整六年，到這兒他還不是正式的學生，哦！他如今長大多了，初見他那時還是只管扁着嘴啼哭的小毛虫。……」話又停住了。

「相信你們的故事一定很動人。」

「回憶究竟是苦澀的。」

「也許獨自想得太多，不肯告人的緣故。」

油燈似乎突然暗下來，王老師神經質地從床緣站起來，趕着往窗檻上檢了菜油，加了一盞，順手把燈花挑了下手。他的面部立刻泛了光彩。回坐後，猜測地望了我一眼。

「先生自天走累了，早點休息！」

「不，我不知怎的興奮得很，你如果願意，我們多談一點，世間談得來的人究竟不

多，何況又是新相識。」

他顯然細心地聽着我的話，却若無其事的朝着燈火看個出神。我疑他在鄙視我的話屬於狡詐。我又想，這一定是個討厭人說話兜圈子的傢伙。

「我看你像討厭我的樣子，大約今夜我擾亂你的安靜？」我想這話定然說得準確了

「但願我自己沒有安靜。」依然是冷冷的一句。

「那末，爲甚麼心裏有話不肯說？」我近於質問了。

「唔！」他僅僅發出一個纖細的短短的笑聲：「假如你知道了我心裏有着不肯說的話，那你一定已經懂得了大半。」我又一次觸到他那銳利的目光。

「你盡力拒絕我了解你，是嗎？」我決心壓迫他。

「我只希望先生放棄要了解我的企圖。要了解一個人，單憑他一席話，恐怕是不可

以的！」

「可是我並不希望我們只做一天的朋友。」

他已經聽出了我的話帶着失望的焦急。他聳了一聳肩，上排的門齒輕輕的咬在下

唇上端，遮着眼球的眼臉隱隱轉動。

孩子的鼾聲刺着耳鼓，什麼出兒在房子角落呻吟，我還聽到自己的呼吸。

『我』開頭的一個字音的強度震撼着我的聽覺，似乎另外一個人驕地插在我們中間開口，我的神經本能地引起反應。準備即將到臨的足致怖慄的責備；但是一剎那間就完全立刻鬆弛。原來王老師站了起來，很接近了我，左手正要按攀我的右肩。

『我，極力想忘記自己！我就不願意談論自己的往事。我沒有『人生如夢』的感慨，反正我覺得人生像金屬一樣的直實。年青的夢我做過了，而且自己一一把它實現；連夢也夢不到的，想也想不到的事，也體驗過不少了。真正的快樂，真正的痛苦，我都嘗過了；我狂笑過了，也慟哭過了，春天的太陽一般的溫暖我享受過了，嚴冬的冽風一般的冷酷我也遭遇過了；什麼是愛，什麼是恨，怎麼的愛，怎麼的恨，我都認得清清楚楚；簡直，我自己就是愛神——愛神的化身，我自己就是魔鬼——魔鬼的化身，我救人，我殺人！哦……還有，光榮，我做過羅馬揮刀的英雄，恥辱，我做過沿門托鉢的乞丐。哦，還有生死……生死實在差不多，我出生入死在那戰場上滾來滾去，不知道多少回數了。可是，如今，

我的生命空自，我的心靈空虛，我怕眺望南方的天際，我也怕眺望北方的天際！南邊有着我的朋友幽魂，北邊有着我的朋友英姿，我是一隻失羣的孤雁。我不能有眼淚，我不能有笑聲，也許我快要連話也不能說！」充血的面頰在緊張地扯動着，語句伴隨強烈的顫聲像槌鼓般的在我的腦袋上敲擊着。他的話雖然中止，而我的特異的感覺還是稽留着。我不知所措，更不知道還可以說些什麼話。想了一想，的確再沒有什麼話可以說。我竟至忘形於現實世界，自己彷彿投身在一個空曠的山谷中，聽到一隻猛獸的驚心動魂的長嘯。

於是，他在那短狹的通道上躡來躡去，但也只來回幾次，便停住。

「先生！還是睡覺吧！」

不待我表示什麼，他已經開始翻檢他的臥具。油燈點到油盡，自己熄滅了。不時，我聽到主人的轉身發出的床板響動的聲音。這一夜，我也沒有好好的睡過。

## 三二

「今天是不是一定要走？」

「是的，不敢多擾了！」

「可以不走嗎？」

我想了一想，沒有什麼可以不可以的，只是關心着部隊到了大冶之後可會不會立刻再移動。我便告訴他，我還是想立刻就走。

「假如沒有走的必要，就請多住一天。」

「可是多住一天，也不見得有必要。」好像王老師的冷冰冰的語言傳染了給我，我意識到這話也許會使他暗暗生氣。

「昨夜的談話，是不是使你太失望？」

「是不是使你太討厭？」我報復似的說。

「我實在有點討厭你！你是個嘮叨的客人。」

我好像給他打了一棒。

「你真的一點客氣都沒有的嗎？」

「我沒有工夫客氣！」



「那末，你何必留我？」

「想跟你商量一件事。」

「商量一件事？」我有點惘失。

「是的。」把頭點了一點，立刻偏側了些。「你不會相信我，可是我可以不管你相信不相信。」

「什麼事，請你只管說。」

「你是一個借宿的客人，爲甚麼不好好的睡你的覺？嘮叨了半個晚上，你好像對我發生什麼興趣，或者存在了一種什麼情感？」

「我覺得你是個少見的人。」

「恐怕這不成其爲理由。」

「我就沒有別的理由好說。」

「就是存在一種什麼感情？」

「我倒不曉得。」

「你不是說過「并不希望我們只做一天的朋友」嗎？」

「那倒是真心的話。」

「所以我把你留住，多做一天朋友！」

孩子把飯頓在我們的面前，把我們的緊湊的談話歇住了一下。我正在沉思，爲甚麼他如此熟記我昨夜的話。要我多留一天，又是甚麼一回事？

他動手把桌子上的簡單的飯菜移放得整齊一些，然後合了一會兒眼，開眼的時候脫口的說：

「吃過飯，你還是走吧。到黃石港大約還有汽船的。」這一來，倒使我錯愕得很，這傢伙實在有點怪脾氣。我料想他還有話要說，我用沉默等待它。果然對了。

「我想帶了那小孩跟你一道到前方去。」

「那苦頭是吃不消的。」我不作可否。

「你太看不起我。」說得並未動火。

「那裏話？我是說那孩子身體孱弱一點。」

起來。

剛扒着一口飯的那孩子聽了我這麼說，似乎抗議般的垂覺地把微彎的胸子，挺直了

「前方也不見得好過。」我補足一句。

「勝於這裏擺着的只是一條死路。」

我並未立心拒絕他。他的窘境我雖未盡知，但總已經大體明白；我亦未全然由於同情他，我只自知幫助他到前方去不是難事。

「一定要去是可以去的，只問你願意幹什麼工作。」

「我不作選擇。可以一道去嗎？」

「我先回去看看，穩當些。使你失望的可能是很少的。」

「那孩子，勤務兵也可以做，有機會給他學打仗。」

「那是容易的。」

飯後，我就要踏上我的旅程，臨行我不待王老師叮囑，用負責的態度鄭重地告訴他，只要等幾天，我就立刻有消息來。

他沒有慇懃送行的話。

#### 四

王文起來到本師的青年隨軍工作隊的時候，部隊已經在修水南岸一帶，担任着戰備任務了。那時我正奉命到前方去，協同團營的政治工作。他沒有立即見到我，只憑了我的介紹信，入了隊，幹着工作了。他帶來的凌小龍在師政治部補了一個勤務兵的名額。

不久，我回到了政治部。在一個早上，遇見了隨軍工作隊的隊長——是個寬肩膊矮身段，白牙黑臉的愛說笑的傢伙，他往我肩上一拍，帶笑帶罵地說：『老于！漂亮的女同志收到政治部，介紹個囉巴子來幹麼？』

『女同志漂亮，你不漂亮怎麼辦？矮瓜！』我先給他挖苦一下，才再認真的問他：『王文起很不行嗎？』

『也不見得怎樣不行，只是和隊內生活不大和諧……』說話顯然很有些吞吐。悔意在我心中閃旋了一下，不該輕率的介紹他來。

「你分配些什麼工作給他？」

「工作上倒沒有多大問題。時間還不久，表現得總算不錯，壁報上的文章寫過幾篇還過得去；一手通心字寫得滑熟極了，他能夠伏在馬路上執着粉筆，一筆寫成三四尺闊大的通心字，又快又好，誰也叫絕了！……」

我看了那矮瓜隊長的神情變得這樣雍樂，我就有心責難他剛才的晦氣。我說：

「既然工作上過得去，就沒有什麼好責備啦！」

「咳！你可神經過敏了！我那裏責備了他？我一向知道你老于眼力不差——特別是對於女同志。」

矮瓜隊長可真洩氣，老是半真半假，半正經半玩笑的。我却想多了解一點關於玉文起的事。

「那麼，究竟他怎樣使隊內生活起着不和諧呢？」

「本來也沒有什麼，只是隊裏的捉狹鬼太多了些，喜歡開他的玩笑。」

「你根本就是捉狹鬼的鬼王，怎好怪他們。」

「難辦的地方就在這裏。先時我也跟他們一起向他開幾句玩笑，現在鬧得兇了，我要制止也不好說話了。……入隊的頭幾天，便只有人招呼他，從沒有他向人打招呼的，大家都把他看成驕傲的東西，自然囉，我們廣東人和外省人實在不容易合得來。背了面，甚至當了面，都喊他作『撈鬆』。（「老兄」普通話的字音，即粵語「撈鬆」）後來他知道了「撈鬆」的稱謂並非善意，對人更冷漠了。誰也不願和他談話，其實，他也不和任何人談話。你跟他說，他把頭點了一點，搖一搖，頂多笑一笑。有時，竟連眼也不眨一眨，却老肯盯住別人。檢討會，他不開口；討論會也不開口；工作會議更不用說。他第一次參加檢討會的那天，大家肅靜地期待聽他的自我介紹，咳，你想多好笑，真是天字第一號好笑的自我介紹，他說：「我只知道現在我是王文起，此外，我自己的無論什麼都忘記了。」大家怎會留着好印像呢？從此那些捉狹鬼就把「無論什麼都忘記了」掛在口唇邊，互相取笑。你一句：「吃飯了麼」，我一句：「無論什麼都忘記了」；我一句：「尊夫人和你睡過覺嗎？」他一句：「無論什麼都忘記了。」……最近又把他名堂換上一個：「啞巴子」，該死，連我也贊同這個綽號！我憂心他的嘴巴快要掛斷

蛛網了，……總之，他成了全隊譔笑的中心，像生活在一羣吱吱喳喳整天叫跳的小雞中的小白兔。我意想他應該很痛苦，但你十分難找得出他的痛苦的表情。要我像他一樣生活一天也不行。」

我細心地聽着，但決不作幸災樂禍的表示。

「我只顧問個明白，究竟這對工作有沒有妨害」。

「隊裏的人爲了他的存在而整天過着嘻嘻哈哈的日子，工作也就不能沒有妨害啦！」

「那我以爲你們應該共同負責任，爲甚麼檢討會不檢討，批判會不批判？」

「老于！你倒說得容易！他一輩子不開口，真真的啞巴子，批判起來，恐怕笑話更多了！……我有個意見，明知你老于不會同意，我就不說了。」他堆着笑臉望定我。

「有話只管說」，我實在有點爲他引起不安。我依舊相當肅穆地，再附帶問一問：「你想把他趕走嗎？」

「不，不，最好是調一調，跟政治部的女同志鄧調換，哈哈，老于可不同意的！」

「要把他調回政治部，大約主任也准許的，但何必一定要鄧同志到隊上去？我倒要問問你老兄的理由？」

「那倒又太便宜了你們政治部，從此啞巴子又成了政治部的丑角，輪到你們開心了！哈哈！」

「也許你們太不了解他」。

「誰有工夫慢慢去了解他，研究他，人確有點古怪的，就是個神秘的啞巴，不要說我刻薄，我設想他要結婚便只有啞巴女人適合嫁他，會說話的女人不到三天就要跟他鬧離婚。……」

「我看你不只情感上失去眼睛！」我打截了他的話。

這番談話可算不歡而散。我對於矮瓜隊長關於王文起的建議，並未向部裏提出。

## 五

敵人兩次強渡都被擊退以後，幾天來只賸下疎落的炮聲，戰爭疲倦了，喘息了。



政治部和青年隨軍工作隊的聯席會議，在一間古廟中舉行，幾乎全體人員都參加了。提案一件件的順利的通過了，時間已經過了半天，大家坐得腰也酸了。最後，主任提出要立刻派人把對敵宣傳的文告傳單和小標語送到修水對岸的敵人陣地上散發去。幾十對眼睛集注了主任一會兒，對全部的話聽懂了之後，不約而同的把視線收回，彷彿避免主任看見自己的存在。於是全體都成了啞巴子了，沉靜得像全體都睡了覺了。主任無聊地把手邊的散亂的提案紙塊不經心的檢疊了一些時候，于是把眼光向大家掃了一掃。

「這是我們最神聖的工作……」這和悅的富有鼓勵性的話只說了第一句，一種陌生的口音突然向他襲來，不祇他停住了他的話，全場的人都用眼睛搜索那口音發自誰人。

「報告主任！如果我能够去，我很願意去！」

原來就是那啞巴子站起來說話了。他是那樣安詳地站着，被一羣眼睛所包圍；一點畏葸的，或者矜持的，或者造作的樣子。都沒有。

主任反而躊躇起來，望着他：「同志，可叫什麼名字？」聲音帶着歉意。接着，一個年輕的工作隊員忽兒「噉」的低笑了一聲：

「無論什麼也忘記了！」打趣的話不知發自那個人。

坐近一塊的隨軍隊員們一齊哄笑起來，主任詭異地猜測着到底是什麼一回事。王文起早在笑聲中黯然坐下。

會議很快便結束了，人們離開會場就嘩啦嘩啦的說說笑笑，毫無倦態。矮瓜隊長擠到一個小鬼隊員身旁，用指節骨往他的腦後釘了一下，不知咕嚕了些什麼，小鬼努着嘴說：「一時不偷雞就做鄉証！」

## 六

在王文起要渡河的那天早上，我在隨軍工作隊隊部門前會見了他，端詳了他的臉龐，顯然比前豐滿而堅實多了。

「生活過得慣麼？」

「慣不慣都一樣。」

「渡河的準備，沒有什麼問題了罷？」

「便衣找到了，便不再要什麼。」

「該小心一點。」我覺得我這警惕是必要的。

「大小心了，事情可就做不來！」

我忙于別的事，惘惘地和他告別。

當夜王文起便獨自渡河去了，聽說是划了一張竹筏偷過去的。我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寐。

三天過去了，王文起沒有依照命令規定的期限回來。主任關心地向隨軍工作隊查問一番。

第五天還不見他的影子，連訊息也沒有。我和我的隊長在主任那里談論着，各人作各樣的推想，憂慮却是一致的。

當我從主任的房子出來，剛踏到房門口，小龍和我碰了個照面。一見了我，閃了閃身，隨口便問：

「王老師還沒有回來嗎？」

我定神一看，小龍穿着一身不稱身的士兵服裝，苦臉上像罩着一層疑雲。

『也許快回來的。』我無心和他多說，走開了。……

多艱難才雇到了一個土人，在沉黑的夜，他帶了小龍渡河找他的王老師去了。那時我執着小龍的軟嫩的小手，準備了要說的話嚥在喉頭，只勉強的說了一句：

『找兩天，不見就回來吧！』我沒有氣力說出『王老師』幾個字。

兩天以來，我懷念王文起的情緒，一半分在小龍的身上。我被那小靈魂震撼着，我警悟于人的熱情和勇氣怎樣才會產生。一個人面對着刀叢，面對着火海，他還是踏過去，跳進去，他的內心一定蘊藏着一種潛力。那種潛力像烽火，我在王文起和小龍的心靈中接觸到，我的心被灸燒着。

小龍在第三天的拂曉前回來了，吊着淚珠，垂着頭，抽咽着，站在我的面前。我忍着自已的痛苦，我生怕痛苦更容易壓碎小孩子的心。我不願在這時候從這孩子的顫動的嘴唇聽到王文起的消息。

『夜里你一定沒有睡過，快點去休息吧！』

小龍好像沒有聽見我的話。

我知道要孩子立刻自動離開我的房子，是沒有希望的，但我又不能強使他。

他把頭緩緩的向上仰起來，用力的舒了一口氣，小油燈的火光照出了他睫毛上停着的兩顆淚珠。

「王——老師給敵人……殺……死……了！」他激動地吃力地從顫聲里把這短促的話，說成斷斷續續。這句話並未使我發怔，我是作過最惡劣的設想的。

「你怎知道？」

「一個老公公給我說的，王老師就是住在他的家里……他說王老師白天躲伏在村上，夜裏便出去，到第四天的晚上便一去不回，再過一天，有人傳說着日軍殺了一個中國探子，是用刺刀刺死的，前天那老公公往山里斬柴，才在大路旁的一株枯樹上看見掛着……王老師的頭……」

小龍的身體微微搖晃着，站不牢的樣子。我雙手扶着他的肩膀，我想不出安慰他的話，實則我自己正需要安慰。……

傍晚，我不由自主地踱向修水的岸邊，河水靜靜的流着，微波泛碎了西沉的殷紅的太陽的反照。我凝視着那對岸的沉下去的無聲的太陽。

一連幾天我都迴避小龍，不願和他談話。

「于先生！于先生！」小龍的聲音在我背後追趕着。

「哦，小龍，甚麼事？」

「請你給我解釋一句話！」

「怎的？」

「王老師常常教我牢記一句話，說是一本『鋼鐵怎樣練成的』小說里的話：『把生命獻給全世界最美麗的東西——人類解放鬥爭。』請你解釋解釋。」

我又在這小小的心靈里發現了瑰奇的花朵。

半年以後，我暫時離了部隊，接到了矮瓜隊長的來信，知道小龍已經入了軍士訓練班，學着做早擊射手。他把自己的名字改成『凌文起』。

一九四六年二月

空白页

# 林老師和一隻貓

## 一 貓之戀

林庭椒老師在縣立中學教數學恰巧十五年了，今年暑期省政府頒發了一張獎狀給他。他對於那獎狀毫不感興趣，掉在書架上給破瓦上漏下來的雨水滴得發霉了，還沒有覺察。

寒風在高聳的學校四週旋轉着，爭吵地剝奪着校園裏底枯枝和枯葉，遠遠地傳來後山的像海嘯一般的松林的鼓噪的音浪，冷氣不只穿過窗楣，還穿過房間板壁的疏縫不住襲來，然後攢進了帳子，往那厚硬的棉被底破洞中透入林老師的身體。他把雙掌夾在兩股中間，却沒法使雙腳不至冰冷，他曾經試驗過，把長袂子的袂筒打了結，然後把雙腳插進去裹着才睡，也還是冷冰冰的。人到底不容易戰勝疲倦的，就是雙腳冰冷也要入



林老師充分知道，天氣并不算頂冷，被服也不算太薄，只是自己的身體已經很有點不行了。

自從星期六那天下午，走了卅里路回到家裏，和太太睡了兩夜，星期一早上才回到學校來，回程上一邊走一邊喘着氣，一回到自己的房子便站也站不牢地躺下床去，心房悸動着發出間歇的亂音。後來雖然平伏了下來，但他的心中已經起了一種可怕的預感。

他還是支持着半病的身體，照常授課；可是聲音愈變得微弱了。

失眠症一天天的纏住了他。誰都會在失眠之夜掀起了繁複的思潮。唯獨他的思潮異常簡單，就只是怎樣使問題不去找尋他，在他自己，是決不去找問題的了。

戰爭的烽火固然可怕，然而離他和他的家鄉還很遼遠。工作和職位不會引起他苦惱。生活嗎？窮是窮定了的，一輩子只能教書，只能教數學找飯吃。妻，是無可責備的；兒子還小着，自己，已經四十三歲了，再不能有什麼興家立業的想頭。所以，老是躺着，睡不去，這失眠恐怕是屬於一種生理上病態的徵候吧。

愈是睡不去，神志便愈清醒，他合着眼，什麼都不想，只是靜靜地聽着，聽着一隻笨重的老貓的脚步聲，聽得那麼熟悉，親近。他腦子裏一下一下地數着貓子的脚步，他聽得出那老貓一步步走近他的房子窗口，『霍』的一聲跳在書桌上，又『霍』的一聲跳到地上，然後用謹慎的步調踏到那堆着炊具的角落去，一下子跳上爐子，一下子跳上飯鍋上去，飯鍋的蓋子錚錚的響起來，林老師才忍不住地用手拍了兩下床板。

「貓兒！小心我的飯鍋吧！我什麼都沒有留下，可以給你吃的了！」他幾乎像發譫語似的說出來。原來這老貓一年來便做了他的同伴。不知道他是那一個鄰家的養貓，或是走江湖般的野貓，總常不分晝夜的跳進學校來，東走西走，找東西吃，而且很不客氣的隨處撒屎，夜裏，還招惹了別的貓爬在老師們的宿舍的瓦脊上『噤噤咕咕』的歌舞起來，接着是瓦片翻動的聲響伴奏着。老師們對於牠早就沒有什麼好印像，時間愈久，就更有點憎恨了。獨是林老師覺得這老貓比人們還可親一些，雖然牠也曾拖走過他一隻破鞋子。可是，每當他在燈下訂正數學習作的時候，牠捲着軟軟的暖暖的身子伏在他的脚背上，他便感到世界上最親切的可算是這頭老貓了。他怪肯用大脚趾

搔撥着老貓的花白的鬍子，老貓用前蹄抱住了趾頭親吻着，腳跳動了一下，牠才移開了嘴巴。每當他在被窩裏雙腳冰冷的時候，他更會想起這老貓來，恨不得把牠收進被窩裏去。

「鏗」的一聲飯鍋的盖子又響了，他連忙掀開帳子探頭出來，兩顆翠綠的光珠把他的眼睛刺射得昏暈起來，老貓飛快地跳出窗外去了。他回復躺下去，不久，恍恍惚惚的要入寐了，忽兒眼前耀着兩朵綠光，他全身神經像閃電般急速地躍跳了一下，彷彿誰把他賴離了床板，然後一下子撒手把他掉下來。接着他便發覺了捲着被子的背子有點陰凍，內衣有點汗濕的樣子。

## 二 預借薪金

升旗以後，國父紀念週跟着舉行了。太陽從東邊出來，浮在一片白濛濛的朝霧上面，陽光暗淡地鋪在幾百個學生的腦後的黑髮上。露水浸着運動場上的萎黃的衰草，冷氣透上學生們穿着草鞋的腳掌。後列的學生個個把雙手插在袂袋裏。

校長正在領導着全體學生恭讀國父遺囑，剛讀到『同志仍須努力』。忽兒站在最前列的教師隊伍中間有一個人『撲』的跪了下來，一轉身便仆臥在地上。站在那人身邊的兩個教師趕緊扶他起來，想把他扛回宿舍去，可是老是扛不動，他們便向跟旁的學生叫了兩個出來幫點力，那料到那兩個學生爲難地，給斥喝了兩句還不肯出來，這斥喝倒驚動了許多學生，校長也轉頭過來，看見了林老師躺在地上不省人事，他便連忙從台上下來，加派了兩個學生把林老師扛回宿舍去了。

校長回到台上，吹了一聲哨子，把嘈雜的人聲鎮壓了下來，然後從頭把國父遺囑讀完了，接着他開始訓話，本來沒有什麼好題目；這一來，倒平添了『身體重於學問』這個題目了。他很現成地拿林老師做例子，振振有詞地說：『我們林老師在本校教書十五年，大家都知道，他的學問不算不好了，可是，今天站不到廿分鐘就要昏倒，身體太不行了！各位同學要學他的學問，却不要學他的身體，……』學生們覺得校長今天的訓話，比往常都說得更有道理。

校醫到宿舍給林老師擦了點樟腦油在頭上，不久便清醒起來。校長也來看他了，一

進房門，看見林老師坐在床上，便脫口的說：

「哦！林老師可好了嗎！好了就好了！」

「是的，校長！好了點了；可是今天功課……」頓了一頓，咳嗽了一聲，正吐着痰，校長已經接着說：

「今天請休息休息，明天再上課罷！」在校長自己想，已經給予很隆重的人情了，要是他不是在校服務十五年的老教師，至少校長不肯自動開口叫他今天不上課的。

住在隔房的教農業勞作的甘老師，和林老師年紀不相上下，雖不常常交談，也總談得幾句，便貢獻了一個寶貴的意見給林老師。他說：

「你的身體，藥物療治，倒不如營養療治，有效無效先得吃一頓。鯉魚燉黑豆委實是足夠補的，而且特別補血份……吃上幾回，包你頭暈腳冷都要好起來。價錢也並不昂貴。」

最後添上去的一句，更說合了林老師的心。他微微的運點了幾點頭沒有立刻表示可否。甘老師也是個聰明的人，猜想到林老師對於他的建議大概同意的，只是對金錢還有

點躊躇。於是再用鼓勵的口吻教他趁了昨天暈倒的機會，向庶務處預借兩百塊錢，準是  
可以的。林老師才歎了一口氣，慢慢的扶着梯子下樓找庶務老爺去了。

庶務老爺的房門是照例地日夜關得緊緊的，只有板壁上開了一個拳頭般大的小窗眼  
，讓學生們藉它和他弄些錢銀手續。

林老師跑到小窗眼去，往內一瞄，庶務老爺正彎着腰伏在床上，鈔票撒滿了床，戴  
着一副遠視眼鏡，耐心地檢整着鈔票。彷彿覺得小窗眼透進來的光線忽兒暗了，他側頭  
一看，才知道外邊有人站着。

『誰？』聲音混濁得很。

『唔……是我！有點事情找庶務。請……』

『林教師嗎？什麼事情？』

『我的身體不大好，想請借點錢買……』林老師的話還沒有說完，庶務老爺便睜  
大了眼，往他的臉孔定了一眼，立刻說：

『本月的薪水不是清發了嗎？』

『我請預借一點。』林老師的嘴唇有點抖了。

『預借？』庶務老爺把頭一倒，往枕頭的皮箱子望了一望，生怕它跑掉似的。接着他便在桌子上提了水烟筒，坐下來，自己燒水烟去。林老師只得呆呆的站着，又不想立刻走。

不快的氣氛充溢着這房子，庶務老爺有點不耐煩，他正在把關金券和國幣檢疊開來，又把國幣的大票和小票分開，又要把新票和舊票分開，手續多麻煩，林老師的存在委實令他焦灼的，于是他不再等林老師開言，他便畧畧使勁說：

『你們老師也該明白，校長雖然說是我的兒子，但公還公，私還私，到底他是個主管官！二十年前我當縣官的時候，我的哥哥在縣府當科員，我還是一樣要他服從我的命令；我現在當庶務，我便要服從校長的命令，錢是不能夠隨意動支的！你們當老師，也是明白人，原諒原諒才好！……又說到，學校經費實在支絀，大有『捉襟見肘』之歎了！……』

林老師好像突然回復了童年時代，站在蒙塾的老師面前聽着嚴峻的訓誨，他在迷惘中，剩下了一點清醒，警悟了自己原來有點冒失，進來時候忘了恭而且敬地稱謂一聲『

庶務老爺』（這庶務老爺的確在二十年前做過本縣三個星期的縣長，此後一直被人呼作大老爺，自從兒子做了校長，他做了庶務之後，人們便改稱「庶務老爺」，這是某些聰明人費了好些腦力才想出來的。）林老師後悔了一番，內心帶着近於虔誠的歉意。

「庶務老爺！我不生病倒不敢預支薪水，請你只借二百元。」

庶務老爺燃着水烟筒的烟管，伸長了嘴把烟屑吹了兩口，烟屑落在林老師的破鞋上，還冒着烟。「哦！二百元倒也可以將就將就的！」他把烟筒輕輕的放回桌子上。「你有帶私章來嗎？」

林老師往袋摸索着，找來找去找不着。

「忘帶了，一會兒才拿來補蓋吧！」

「倒不如你一邊去找來，我一邊檢錢出來。」

林老師無奈地上樓找私章去，疑心着也許就這樣撇開了自己。當他回到庶務室的時，房門又是緊閉着，他推了一推，庶務老爺才把關子扭開了。

這回總算把二百塊錢順利地到了手了，他便從庶務室躡出來，滿懷了喜悅。只是上



梯子的時候，到半梯咳了一口痰，立刻發覺了布鞋子的面上燒破了一個指頭般大的小洞，幸而鞋布底層沒有燒穿，這又使他納悶了半天。

## 二 鯉魚闖禍

這天剛巧是「墟期」，趁墟的人真是熙來攘往，他們把林老師夾在中間，擠得他搖搖擺擺，甘老師陪在他背後，一直擠到魚市那兒去。

幾條魚浸在一隻淺木盆的淺水里，有一兩條性子剛愎一點的，老是迫迫逼逼的跳翻着，尾子一擺便滑出盆子去，累得鯉魚販手忙腳亂地動手去捉回來，那兩條正是鯉魚。

「鯉魚多少錢一斤？」

「五十！」

「這條是不是鯉魚？」林老師和鯉魚濶別很久了，一下子見了也生疎得很！

「是的，只有兩條了。」魚販有點傲慢，你的魚大約不愁沒有銷路。

「這條，……那條有多重？」

「一條三斤九兩，一條二斤半，不多不少，秤過了的。」

林老師定了神屈着指，心里計算着。他變成了低能的小學生，算了許久，只算出了二斤半的那條恰是一百二十五元，而三斤九兩那條倒沒有算清楚，他有點不大上心去算這條也說不定。就是一百二十五元吧，豈不是只賸下了七十五了嗎？甘老師在他身旁陪得心急了，又不好「班門弄斧」代替數學老師來算數，只好默默的站着，把眼睛往菜攤的老闆娘望出了神。

「要那一條？」魚販像嫌意他把他的攤位遮住了太久，希望他快點走開似的。

「要小那條，可減點錢嗎？」

「已經算便宜給你了。」

「就這條，一百二十塊可以嗎？」

「少不得！」

林老師無奈地，只好叫魚販把那魚秤來看一看。一秤起來，說二斤七兩却多了一點，說二斤八兩却少了一點，林老師便堅持了只給一百二十元，魚販也就屈服了。

黑豆和老薑都買了，兩位老師慢慢的跑回學校去，途中甘老師打趣地說：

『林老師真不愧教數學哩！』

這話立刻使林老師有點難過起來，他沉默了一下。甘老師看了他的靦靦的顏色，反而有點不安。

『你不知道：人是各有各的算盤。窮人自然老在自己身上打算盤，還不容易打得響；有錢的人却專往別人身上打算盤。……』林老師像在講壇上講述人生哲學的第幾章似的侃侃地說着，甘老師倒無心細聽，覺得對這老林還是少惹一點爲妙。

魚買了回來，教師們便爭論着這魚是公是母，有的說母的够補，有的說公的才够補，大家都慶祝着林老師今天有魚吃，可是林老師心里盤桓着，當天吃還是隔天才吃，很久才得到了結論：既然想煨點湯，便不宜晚餐時候吃牠，免得一夜顛顛起來撒尿，而且一餐吃不了，放着隔了夜更不大好，倒不如明天分早晚兩次吃的好。於是他便喚了他的那個同村的校役叫作亞四的把鯉魚放到廚里的水缸養着。

亞四把鯉魚放下了大水缸，那鯉魚像出了大海般快活地滿缸游躍，厨子鄧牛挑水時

醮見了，氣得眼火也冒了烟，同亞四吵鬧了好一會，亞四只得找了一個小桶把魚放着，那牛不能容許他放在廚房，亞四便迫着把桶子交到林老師的房子裏去。這倒又迎合了林老師的心了，每逢上課前後都往桶子里醮一醮，看鯉魚的動靜。

這一夜，似乎精神上有了寄託，還因為和同事們烤了一會兒火，談論了一番吃什麼最補身，從牛肉說到狗肉，從狗肉說到貓肉，說到鹿尾巴，一致通過了狗肉最壯陽，貓肉最滋陰。林老師原不大高興同那幾個年輕的同事痴談下去，因為他們會把談話中心滑到男人和女人中間的事情上去。他把雙脚烤暖了，便回房睡覺去了，臨睡看了一眼鯉魚已經安靜地躺在水裏，他也安心地入了夢。

說他入夢，其實有點造謠的。林老師當夜獲得了一週以來所未有的幸福的酣眠，他那一隻親愛的老貓照常撲進了房子，那魚的腥味賦予了牠莫大的興奮和勇氣，忘掉了對於林老師的大腳趾的情義；還賦予了牠的機警和敏捷，牠像處身危險的境地應付一個頑強的敵人。振作了攻擊精神，一躍便衝上桶子的邊緣上去，一口把那睡夢中的鯉魚的尾巴咬定，前脚把魚兒一抱，彷彿運了個嘴，便往意外奏凱旋曲去了。

早上，林老師一下床便立刻走到桶子邊看魚去，他顯然不信任自己的眼睛了，從抽屜裏取了近視眼鏡套上之後，彎着身把桶子移近光亮的地方，正式的檢閱一下魚的遊姿，可憐桶子裏，只留半桶微微有點腥氣的清水，林老師的手顫抖得幾乎把桶子也掉落了。

他委實經不起那即將實現的希望突然成了泡影的打擊，回身倒在床上，悲傷地歎着氣，升旗的集合號像招魂般的响着，叫他立刻支身起來下樓參加升旗去嗎？實在沒有這氣力了。

這天第一時就是數學課，林老師忍住了痛苦，踏上了教壇，他那副陰闇的臉孔，早把學生們晨間特有的旺盛的學習精神沖淡了。他已提不起任何的勁兒，草草的把一條例題解釋了，便叫學生們自己拿出練習簿來習作，他兩手反握着放在後腰，繞着教室踱來踱去，把大半個鐘頭踱完了。

#### 四 「七魚補貓」

像慰問暈倒那回一樣，幾個同宿舍的教師都來慰問這失魚的林老師了。唯獨校長沒

有來，大約沒有知道。

林老師懊喪地坐着，什麼話都不想說。甘老師代表主人向慰問的老師們報告失魚經過。那些教師們極力忍住各自心中的笑，那位體育教師偏忍不住「嗤」的笑出了短短的一聲，他就立刻裝成搭訕的樣子：

「我想倒是一塞翁失馬，焉知非福」魚不見了，就往貓兒身上打主意好了！」

體育教師剛說完，有一位好像是姓古名叫森炎的歷史教師，——大家就慣于叫他作古怪先生，他自己也很高興別人如此叫法——迅速地說着：

「對了！對了！」「亡魚補貓」，未爲晚也！我早就想滋陰滋陰了的，早就提議要開龍虎會了的，早就打算動手了的，我相信誰也不反對的，如今林老師連魚也給牠吃掉了，真是有仇不報非君子！你們不來動手，等我老古來動手！……喂！老甘！贊成嗎？」他一邊用橫掃的眼光窺察着在座各人的表情，微笑着，是一種帶了惹逗性的笑，說到最後，把眼光停留在甘教師的面孔上。

甘老師沒有立刻表示意見，他往林老師的面孔望了一望，見他只是默默的一動也不

動，眼險睛下垂着，甘老師自己不想吃貓肉，倒不容易肯定的說；可是比較上他總算是最同情林老師的一個人，單爲林老師設想，就覺得有替他作「亡魚補貓」的打算的必妥了，於是他無條件地贊同了古怪先生的提議。其餘的教師已經開始對怎樣把貓兒逮捕，監禁，怎樣明正典刑諸問題作了決定。

大家公推了古怪先生領導執行一切決案。他們臨離開林老師的房間之前，似乎很鄭重的徵求了他的意見，林老師在這情勢下，只說了一句：「有得吃固然很好……」接着苦笑了一下，用手把嘴角的黃黑參半的鬍子拈了兩拈，便送他們出房去了。

古怪先生就臨時組織了一個近似捉貓委員會的東西，分配了各人的任務。甘老師雖然贊同這個行動，但到底有點顧慮到驚動了學生們，在老師的體面上有點失尊嚴，便把這意見提醒了各人。古怪先生首先呵斥他：「老甘！我看你這東西，太過慮了！歷史上太過慮的人決做不出大事業來的！」他從歷史上找了論據之後，立刻舉了「狸貓換太子」來說，然後安慰般地說：「學生們聽見貓叫有什麼關係呢？不是常常有貓兒在我們瓦脊上喊殺連天的嗎？」說得大家都哈哈的笑起來。古怪先生還嘵嘵不休，他就罵起一

般中國人來說：「我們一定要打破中國人「議而不決，決而不行」的陋習！」說時真的擎起了個拳頭，大家彷彿懾於他的威勢，也就毫無異議了。

可是古怪先生忽然又提出了新問題：問大家該選擇什麼地方把貓兒擒住？大家一時都不發言，知道這古怪先生一定「胸有成竹」，由於他富有領袖的才幹，只是表示虛心地採納衆意而已。果然，這問題還是古怪先生自己先來答覆，他主張就在林老師的房子里設下圈套。甘老師立刻把右手搖了幾搖，又擺了兩擺頭，古怪先生也會了意，立刻轉口說：「那麼就在我的房子里吧！」

古怪先生上完了下午的歷史課，連手掌上的白粉還沒有洗掉，便請了一位物理教師，一同到自己房里，殫精竭力地設計捉貓去了。

那工程雖不比巴拿馬運河的水閘那麼偉大和艱辛，兩位教師却花了兩小時又卅五分的時光，才從設計到施工，完成了。最後，還到甘老師房里借了他的太太手抱的小孩底枕头，捏成一個貓頭的樣子，來試驗一番，古怪先生拍着大腿笑道：「試驗成功了！」於是各位老師便趕着來觀光了。



晚上大家的心情都爲了貓兒緊張了起來。古怪先生在睡前再三叮囑各人，一聽了貓叫就立刻要一齊起床，通力合作，生怕天寒地凍他們留戀被窩不肯起來。

## 五 捉貓活劇

一種莫可名狀的痛苦整天沒有離開過林老師的心坎，他睡在床上翻來復去，照常聽到那老貓的沉重的腳聲，知道牠逡巡了房間一週，便離去了。他對於牠並沒有什麼深恨，只是有點埋怨牠不該在自己這個極端窮窘的人身上去揩油。然而這埋怨也并不深切，他想像到牠即要遭遇的命運，反生了同情心。他還由此聯想到一個人大約也會像這貓兒一樣，常會在冥冥中被人暗算，人們早設下了陷阱等着自己，而老不自知。等到發生的時候，就連思索一下究竟是什麼一回事的時間都沒有了。……第二天，他起來，知道了老貓還算自求多福，至少增多了一天的壽享了。

然而，老貓的大難轉眼便到來了！人靜以後，牠還擺着紳士般的架子，搖着肥胖的身體來了。——兩天來，愈加胖得笨重了。當牠嗅到了古怪先生的房間透出濃厚的腥味

的時候，便疾步往那剛插得身進去的門縫挺進去，那門縫夾着的一條天蠶絲環成的活結子，已經套緊了牠的頸項，牠便像遇見了一口毒蛇似的把身子往後一縮，活結勒得更緊了一點，大約心中也知道有點不妙了，依然往前一衝，頸喉的痛疼，逼出了『吼！』的一聲巨响，古怪先生從夢中躍醒，往床頭一摸，把早預備了的一枝藤棒握在手裏，一面奔下床去，一面發出了號召：『大家起來！快點起來！』

隔房的老師們聽了古怪先生的動員令，都忙亂地集攏了來，弄得甘老師的小孩呱呱的哭起來，甘老師也管不了他，讓太太照顧去，自己點了燈也要到慘案的肇事地點去了。甘太太立刻喚住了他：『俗語說衰過偷貓，不准你去！』甘老師只得住了脚。

說起來也不容易取信的，那貓兒的氣力大得難以想像，這大概凡是生物都是同樣的，臨到了生死關頭，便拼盡所有的力量去掙扎，而且遠超過平時的氣力。牠出了九牛二虎之力往前一衝，不等古怪先生的藤棒子打下，他已經把繫着天蠶絲的木板子，從門板上衝拔了出來，連那寸多長的鐵釘也拔脫了，古怪先生用了武松在景陽崗打虎的精神，揮舞着藤棒。當貓兒拔脫了之後，狂了一般竄跳着，幾位教師已經着了慌，古怪先生爲

鎮壓軍容，竟罵了起來：「怕什麼鳥！」十足武松的氣概了！

老貓往桌子上一跳，再往窗子一衝，玻璃窗門碰得頭也痛了。又是「吼」的一聲，便沿着一根蚊帳竹子躍上了帳頂。古怪先生顧不了自己的帳子的好歹，揮棒打過去，貓兒便跳上了板壁上的橈核狀的木格子去，一攢便入了儀器室，那位力學專長的物理教師，就立刻跳了起來：「糟了！可不得了！儀器糟透了！……大家還是罷手好了！」大家心中也都着急了，儀器給貓兒搗毀了，他們每個人都負不了這責任。古怪先生還不甘心，一力主張「繼續努力，以求貫徹。」他們儘管論爭，而貓兒一進了儀器室却一聲不响了，這就好像戰局到了相持狀態般的。漸漸大家心也淡了，便由那物理教師作和平使者，首先輕手輕腳開了儀器室的鎖和房門，立心讓老貓一條和平出路，然而門開了一會兒，不見貓出來，再等一會兒，也還不見動靜，大家倒反不安起來，依然由古怪先生一手持燈，一手執棒，領了隊闖到儀器室去。貓兒一見了人，便又「吼」了起來，古怪先生高舉了棒，還沒打下，已經發見了那老貓蟄伏在一張長桌子的脚子，仔細看，原來已經給繫着木板的天蠶絲纏絆在枱脚，動彈不得了。古怪先生立刻笑到連藤棒子也掉了，

其他的教師也笑顏逐開，忘形地鼓起掌來，甘老師也忍不住趕來看熱鬧了：

「喂！聲音放輕些！放輕些，學生聽到了不好！」

「咳！老甘！請林老師來看我們俘虜了他的仇人了！」古怪先生推了一推甘老師。甘老師沒有動，只搖了一搖手。

於是大家又發議論了，立刻把貓打死呢？還是暫時監禁起來呢？這時，每個人的心念都轉到怎樣才好吃這主要點上來，都以爲立刻打死了，明天就不好吃，於是決定讓牠再活幾個鐘頭吧。可是那「力學專家」深慮天蠶絲和裱脚磨擦太久，「力」就有了問題，況且貓兒也可能用牙齒把它嚼斷，還是要再想法把牠裝牢起來。

古怪先生的腦子到底靈活些，很快在室內找到了一個曾裝過儀器的沒蓋的小木箱，罩住了貓兒。

老貓給當頭一罩，自知朝不保夕，便又狠命一跳，木箱從地板上也跳了起來，古怪先生深怕功虧一簣，迅速地用力把右腳往木箱面上一踏。不知是用力過猛，還是箱子不堅固，板面給踏坍了下去，「吼」的一聲，把英勇的古怪先生也嚇了一跳，亡命般的把

脚子抽起來。大家顧不了貓了，紛紛爭着慰問古怪先生有沒有傷脚。幸而，沒有給貓兒咬傷。

古怪先生鎮定了過來，檢視了一下，貓依舊自己繫着自己，他就決心一不做二不休，也懶得徵求公意，舉起了藤棒，用了高度的仇恨的力量，眼睛一閉就打下去，只打中了貓兒的背子，「吼吼」的連續地發出了「最後的吼聲」了！等到第二下仇恨的棒子一落，牠的腦袋已經爆裂，腦漿混了血液濺了出來，脚蹄爬動了幾下，就倒下去了。

古怪先生大功告成，身上已淌了大汗，回房子揩汗去，讓其餘的老師們去替老貓收拾後事了。

## 六 大開「鳳虎會」

學生們在床上醒覺起來，對於教師第一宿舍傳來的貓叫聲和樓板砰砰的巨响，早就猜出了八九分，本想派出調查團實地考察去的，又恐碰見童訓教師，誰也不肯出頭，就作罷論。直等到老師宿舍寂靜了下來，他們才復睡去。天亮，起床了，他們便喧傳着老

匪偷竊的故事、他們還富研究精神，尋覓問題地打探誰去偷，怎樣偷，怎樣吃，幾種接  
近古森炎老師的都擠到他的房子里，打趣的問他：

「古老師貓兒也好吃的嗎？」

「倒沒有什麼好吃，只是滋補滋補！」古怪先生把眼睛眨了一眨，計上心來，知道事情決然瞞不過的，不如先替自己洗一洗爲好：「林老師身體太弱，買了頭貓回來吃，昨夜險些走脫了。」

學生們笑了一會兒，其中有一個離房之前還帶着一個威脅的笑說：「古老師！歷史習作這星期不用繳了吧！」

古怪先生也只笑了一笑。

林老師只像一個戰地新聞記者在戰場附近聽到炮火聲和廝殺聲，對於這個會戰，他顯然是很冷淡的，對於老貓的陣亡，內心更有點悼念，可是，連這悼念的情感也不敢當衆流露。

「龍虎會」沒有實現，只湊了錢買了一頭鷄，伴着那老貓，就成了所謂「鳳虎會」

了，不消說是一個歡樂的筵宴，有酒有餚，還有火鍋。甘老師還在菜圃里摘了新鮮的青菜來，大家都嘆爲錦上添花了。於是硬請了甘太太一起來吃。甘太太心里想：偷是絕對偷不得的，可是吃却未嘗不可以吃。

林老師對於這老貓實在不忍食其肉，但爲了滋補，又有吃的必要，內心的矛盾一時不能解決，可是因了甘老師和古怪先生他們的唆慫，尤其是古怪先生宣稱如果不是爲了替他報仇補身決不肯親自出馬，他只好硬了心腸赴席去了。

古怪先生却偏捧林老師作主席看待，這塊好那塊好的一羹一箸送到他面前，硬催他吃。體育教師是古怪先生的忠實賣力的助手，說林老師的鯉魚不失去，就沒有今夕的「野味」了。

「所以，實在是林老師請我們吃的！」

「好吃！的確好吃！老貓嫩狗，煞是道理！」

「牠不吃過鯉魚倒沒有這麼好吃呢！」

你一句我一句，說得林老師臉也紅了。他真有點食而不知其味起來。大家未嘗不覺

察林老師的不快的，只是以爲吃東西原是一件快樂的事，不說說笑笑便不熱鬧，並非有心揆苦林老師。

這「鳳虎會」直到晚上八時多才散去。林老師被過度的倦勞支配着，倒頭便睡了。

## 七 從『一』到『〇』

五更時份他便醒來，覺得被窩異常的溫熱，生理上也有些強健的徵象表現出來，他就暗暗的竊嘆貓肉的功力了。

上課的時間到了，林老師還沒有到教室門口，不少學生已經用暗笑的眼光迎接了他。今天他的步予比昨天踏實了許多，上講壇也踏得响亮了一點。無論他的心情怎樣，都不肯馬虎一次不點名的；他把眼鏡往教桌擱下，然後拾起名表點名去，在那應到的聲音的間隔的空隙中，微微的聽到一些雜碎的低語。林老師舉頭望開去，只是模模糊糊幾十張臉龐，等他戴上了眼鏡，那些低語早消失了。

林老師一轉身往黑板寫例題去，後列就有幾個年紀大點的學生越了座你推我扯，還



有些在紙片上寫了句什麼，然後拋來拋去。

林老師爲那平素所沒有的異樣的氣氛，引起了懷疑，便掉頭過來看了一看，他並未想因此制止他們，他們也並未因此靜止。他只看了一看，便又繼續寫他的例題去。

突然，在林老師聽來更是突然了，「吼——」的一長聲，十分像那老貓的呼叫，從後列的學生方面飄出來，正是一顆侮辱的大石塊擲中了林老師的心坎，他全身神經忽兒痙縮了一下子，簡直像着電般，全身急劇地麻痺地戰慄了一下，眼前一片黝黑，連黑板上的白粉字都不見了；他極力支持住自己那酸軟的兩腳，然而，粉筆已經從他的指頭上被地心吸力奪了下來。

這時，全班學生都變得惘然起來了，他們凝視着林老師的背子和後腦，黑頭髮慢慢的垂前去了，他們望不到他的頭頂，却看見了又青又瘦又長的頸背。那由學生們做成的極度的寂靜，使他們自己內心生了懼怕的感覺了，有些人也畧畧預料到不幸的事情立刻就發生，但沒有時間想到那不幸的事情是個什麼樣子。那個最俏皮的學貓叫的學生，

最喜歡心林老師這時昏倒在桌上。林老師當離開黑板，慢慢移步到教桌後面站着的時候

，才長長的舒了一口氣。

那一張陰暗得近于死人的青白的老態的面孔，那兩撇象徵着生命的火燄將要化成炭灰的黃黑參半的鬍子，學生們的眼光一觸到，立刻就不敢多看。前列的一排學生，才看得清楚，兩顆乘在睫毛很久的淚水，滴到那旋着幾個圈紋的眼鏡底邊沿上，又停了許久，然後才一下子滴到地上，距離他的腳頭四五吋的遠近。……他就這樣背負着滿載了恥辱、冤抑、悲傷、痛苦的重担一步步踱出了教室。

蒼茫的黃昏對於一個愁人真再殘酷不過了！天是灰色的，山崗是灰色的，叢林，曠野，和每一間屋頂，都給灰色籠罩了。林老師倚在樓頭的欄干，望着歸林的鳥羣，像他的三個兒子一般的活潑，他便想到了家畢竟是溫暖一點的。早上給他襲來的尖刻的痛苦刺激，在心上只留下了一個深深的疤痕，他極力不再去回憶它。然而，「人生」這個謎，又像個不速之客跑來扣他的心門。

這一夜很難叫他安睡了。

從前他把人生看作「一」那樣的單純，而今，他倒覺得人生等於「〇」了。單純和

空虛原是相差不遠，從單純到空虛，正是林庭椒老師大半生的寫照。從前還認爲生一天就有一天的意義，那是一種什麼意義且不去窮究它，如今連那意義底存在他都一併懷疑了。他久遠地放棄了對於人間的希望，并未期待從家庭以外獲得溫熱，人間存在在一種非人性的冷酷他也曾知道的；他就企圖把自己幽藏在一個角落，竭力和冷酷遠離，像一個窮寒而體溫低微的人遠離風雪一樣。而今，他感到處身的這一角落，已經向他襲來了萬難忍受的冷酷了。人間爲甚麼這樣冷酷，爲甚麼連這久處了十五年的一个小角落，也都如此冷酷，他真連思考的心力都沒有呵！

今後的生活又怎樣安排呢？不，一位四十三歲的教師的一段殘生怎樣排遣下去呢？這個想念也爬上了他的心頭，而很快的又飛向渺茫的天空去了！

「我能够一點血性都沒有麼？我！好吧！我可以讓自己變成一頭涼血動物，然而，唉！我自己，我自己也不能忘記爲我而死去的老貓！我不能忘記牠的吼叫！還有那學生們的……學生們的眼睛！」——到這兒，他就不能再想下去，他懷了一個決心，掀開了幕簾，披了一身薄紗，點上了燈火，含着眼淚，寫下了一封信。

爭一激下，他覺得全身冰冷了。上回床，便什麼也不再想去。

天還沒有亮透，他起來把一個衣箱檢了一會，往樓下喚醒了亞四，幫他把帳子和被舖一總打疊好了，還往書架上把十多本教學參考書一翻，那張十五年勤勞收穫的省政獎狀就碰在手上，他拿起來，定了定神，一撕的一聲，亞四也驚愕了一下。

快要離開那房子的時候，亞四指着架上的書，問林老師那些不要了嗎？林老師沒有回答，把行李担子推撥了一下，催着走了。

亞四走在前頭，林老師反手把學校的大門掩牢了，抬頭望了一望那剝落了的門額，才沿着兩旁栽着檉樹的校道走了出去。

一九四六年一月

空白页

# 『再來一次多好！』

—

年又近了。

窮苦的人們不消說更愁苦了，這番，財貨對於富人也添了煩惱。

敵人的鐵騎向這小城跑來，只距離九十多里吧了。

不管多少人判斷敵人決不至在這兩天趕到，可是合隆大寶號的老關凌少豐却嚷着明天，也許今夜就要到了。人們都說敵人首先要佔領龍公路沿線，這城離公路總有一百  
里以上，敵人還沒有進犯的功夫的。凌老關却說：敵人的馬匹氣力壯，腳又長，還有坦  
克車；雖然說我們有條江水隔着，而敵人早預備了橡皮艇，一划就過河。說得像他親眼  
看見才回來的樣子。

凌老闆的肥碩的身體也變得游魚般的活潑起來。從店裏跑到店外，又從店外跑回店裏，上街，下村，迎着北風滾來滾去。天氣雖然那麼寒冷，他的闊大的頭面充了紅血，泌出了汗——匯成的汗點沿着雙疊的下頷，越過一條深陷的縐紋流到頸上去。

「丟那媽！我都說，只管收拾你的衣服首飾去，貨物不用你打理！……滾開！」凌老闆一向很少發這麼大的脾氣，今番對老闆娘也竟然發火了。

其實老闆娘沒有一個時候不把自己的貴重東西執拾好了的。給老闆罵縮了，便往房裏床上一躺，長長的吁了一口氣。站在房外的老闆聽到了，把頭一擺，朝着房子噴了一句：「哼！六十歲還要撒嬌！」就往舖面出去了。

「老三！」

一個曲背的老頭子應聲走出來，吃力地抬高了尖長的頭，用猜疑的眼光望着老闆怒氣騰騰的臉孔。

「伙子找够了嗎？」

「東西不知究竟多少担，怎說得定伙子够不够？」老三只要他有點理由，就要使着

老僕人的性子，向主人丟蠻兩句的了。

「不管許多！先把生油、黃糖上岩！轉頭回來挑黑豆，黃豆也要緊！綠豆慢一點，穀子最後！……趕快！趕快！」

到底做奴僕的有個奴僕的樣子，主人儘管在著急，他却把小指的長指甲往牙縫裏挖著牙屎。

## 二

這小城突然沸騰起來了。

縣政府發出了緊急疏散的佈告。

浸了米，磨了粉，趕製新年糕餅的人家，捧起了濕米乾粉就跑。

女人背着小孩，老人扶着拐杖，一串串沿着小路吃力地往鄉村走。健壯的男人被征作民伕去了。

平時穿鞋踏襪的十五六歲小姑娘也赤了足，抱着一大水缸，或是挑着櫛箱邊走邊歇



。有個十歲左右的女孩挑著兩籮木薯，踉蹌地走收了褲子。

「大爺！替我抽抽褲子！」那女孩站定了，却不願意把重担子放下，恰巧凌老闆在她身邊擦過。

老闆早已走過了幾步了，回頭一看，見是隣屋的欠他三百塊錢老討不還的陳老九的女兒，他便照舊往前跑，不管她聽見不聽見地低聲說了一句：「我有這閒工夫！」

依舊出了滿頭大汗，他才走到離城二十里的一個密林包裹着的村子，碰了人，不論生熟，都問有沒有豆子？是黃的？還是黑的？……

「挑上岩幹麼？敵人沒有腳上岩的嗎？」凌老闆拍着一個正想挑豆岩上的老農說。

「不挑又怎樣？自等敵人吃嗎？老闆！窮人好難呀！走也難，不走也難！」

「哼！真好笑！敵人吃你這些臭東西！人家自己的牛肉罐頭也還吃不完哩！把豆子賣給我乾脆些！走難時期，誰不帶了錢銀走？紙票不會發霉呀！」凌老闆一邊說，一邊已經動手把兩籮的黃豆撥上撥下，一直插手到籮底，握了滿掌豆子拿來細看。

「放下久了，有了虫口了！……論斤還是論担？」

老農也省得辛辛苦苦的上岩，心想賣了也罷，却又有點狐疑：

「凌大爺！我又來問你了，走難時期，你又收豆子做什麼？賣給……」老農怕他賣給日本鬼，話又不敢直說。

「唉！我有我的難處！……」老農搔了搔頭殼：「我們做生意的人，走起難來，錢銀帶多了又會惹眼呀！」

「難道你的豆子，真的不怕給敵人吃掉？」老農不覺一笑，但僅有一些兒聲音。

「你這老實人，真是一本通書讀到老！……我這回作算賭他一手，輸了便罷，贏了算我的財氣。」

「原來這麼樣！你們有錢人，可真計得到家！財歸財路，正是大爺的老福氣了！」老農這時才放聲笑起來。

「不多說了，我還要到福祿村去。一共有多少斤？還有黑豆嗎？」

「黑豆沒有了。我也不知道這些實在有多少，你給多少錢一斤？」

「論担好了，一斤斤多難算！」

「論担論斤，都不一樣？大爺計慣數，有什麼難算！難道會騙我們窮鬼嗎？二十塊錢一斤算吧！」

凌老闆聽了『二十』，明知是廣西票，却偏提一提：『二十元桂鈔嗎？』

『自然啦！鄉下人用慣說慣。』

『哦！廿元一斤，一担二千元？太貴太貴，頂多千五！』

凌老闆和那老農討價還價，花了快有半個鐘頭。大概最後是老農比老闆慷慨了些，結果每斤十七元桂鈔成了交。

『那麼，什麼時候來挑？大爺？』

『就囤在你家裏好了！』

『大爺講這要笑！』

『誰同你講要笑？你信我，我信你……不怕官府便儘管……』老闆大約也深知道示威的話不可說盡頭，便匆匆的走了。

他從福祿村走到禮義村，早有他店裏的夥計來把豆子收光了，雖然白走一遭，心裏

也還愉快。

三

現在証明了全城官民人等沒有一個比得上凌老闆少豐先生的聰敏和明察了。大家都讚嘆着他真不愧爲商會會長，有幾個小老闆不只稱讚凌會長，而且誇耀自己眼力够，首先推選他做會長。

可是，敵人對這位凌會長却沒有客氣半點，不等他店裏的綠豆和穀子搬完，便真的鐵騎縱橫地把這小城踏碎了。

又可是，敵人一踏進了城，便吃了一驚，怎麼真的全城的人都跑光了？他們闖進所有的家戶，像進入自己的老家，一點生疏都沒有。他們搜掠了半天，沒有現成可吃的東西，有個最暴燥的士兵狠狠地往空屋子拋了一個手榴彈，轟的一聲把附近街上的『皇軍』嚇得面如土色，狂奔了一會。

合隆寶號做了『皇軍』的小隊部，炊事兵在黝暗的廚房裏，點了一把火，蹲下來，

塞進灶窟，猛然有個動物向他撞來，把他仰翻在地上，他的叫聲驚動了外邊的士兵，一個軍曹一手抓住了一個人，原來是個曲背的老頭子。

小隊部就把老三當作寶貝一般地留着；可是當夜大隊部却派了一個懂中國話的「滿州佬」來帶老三去了。

老三見了燒酒就連自己的父親姓什麼也忘記了。那高個子的「滿洲佬」摸着兩頰茸茸的鬍子問道：

「縣長逃到那裏去了？」

「縣長？縣老爺，逃是逃了，可不知道去那裏。」老三喝了一口酒，說了這一句話。高個子已經相信他是個老實人。

「自衛隊有多少人？」

「一百個零些，有許多槍打不響的。」

問一點，答兩點，高個子高興地笑了。

「你好好的幫我們皇軍的忙，有好處給你……」

「隨手替老三斟上了點酒。」

「老爺！……這稱呼對嗎？……」  
「是的，官長！官長！……我，我只求你們，不要把我老關的穀子和綠豆丟到溝渠裏！老關會怪我沒中用哩！……官長！」

「咳，我們吃點也不行！現在我們就是你的老關！」高個子把鑲上了釘子的皮鞋蹬了一蹬，站了起來。

「行，行行！吃了也行，只是，請不要讓他們丟到溝渠里。」

「那有這回事？——唔，也許挑水碼頭太滑了，撒點穀子，少跌死幾個人，有什麼不行？」

「是，是的。」

從此，老三真的換了一個老關了。

#### 四

謊言是不容易說的，但要抹煞事實更難。

敵人佔城的第四天，一個看來四十歲上下的婦人，背着一個歲把大的嬰兒，從城外

慢慢地走進城里來。哨兵不但沒有驚恐，他在鐵絲網後邊躲藏起來，快活地暗笑着。等她走近了，才喝住了她。

哨兵的笑，露出了一排黃牙，左手在她的乳房上按了幾按，那乳房大得要握在掌中，顯然不容易。

那婦人被帶到哨長那兒，立刻遭受全身檢查，七八個休班的哨兵圍了過來，哈哈的大笑起來，說着她所不懂的話，但她總曉得是一種帶着什麼意思的笑聲。

當她被送到前幾天還是縣政府的那座全城最宏偉的房子去，她便想到一定要見到很大的官爺了；可是一個門神般高大的鬍子，看來有五分像中國人五分像日本人的傢伙，開口就是外江話，使她減少了憂慮。

他往她的面孔端詳一番，心裏想：老是老了，却不算醜。未說話之先，使用兩隻指頭在那女人的臀肉上扭了一下。

「你幾歲了？」

「唔……」

女人搖搖頭。背上的嬰孩剛剛醒了，呱呱的哭了起來。

那高個子厭煩那哭聲，叫她從背上把孩子解下來，孩子依然哭哭啼啼。

「丟了他，跟我來！」

「不，我不，我是回來找我的男人的！」

「咳！誰是你的男人？」

一下子，他們都能真切地領會對方的說話，她自以為聰明，遭遇了他的反問，就窘住了。

「誰是你的男人？在城里？快說！」

她急得沒有辦法了。

「就是，城里的老三！」

「就是那曲背子的老鬼嗎？」高個子仰面大笑起來，右手往大腿上拍了一聲響巴掌

，「曲背子也够醜福呀！哈哈！」

.....



那晚上，伴着她睡覺的，已非曲背子，而是個高個子了。

第二天，高個子叫了老三到跟前來。

「老三，你的老婆呢？」

「官長，我的老婆早死了，我一直做人家的奴狗。」

「咳！有個女人說你是她的男人哩！」高個子並沒有真的生氣地么喝着。

「沒有，……沒有！」老三心里忐忑起來。

當高個子把那婦人領到老三面前的時候，老三那古銅色的臉孔也發了微紅起來了。

「老三！既然不是你的老婆，就給我做老婆好了！」

高個子瞅了老三一眼，又才把視線往婦人的面孔上拋去。他覺得這時比昨夜和她睡覺還快樂些。

雖然說是奴僕，恥辱心也還有的。老三低垂了頭。

「她，她是來找我的！」

「她來找你？找你做什麼？又不是你的老婆！」

「她，她要靠我吃飯。還有她的兒子，她是這可憐的死了丈夫的……」

高個子忽然又覺得曲背子有點不老實了，不相信一個奴僕可以養活兩個人。細細的追問了一番。曲背子回憶地敘述着：早幾年她的丈夫同她在水上划船度活，廿九年那一回日本鬼帶來的災殃，小木船被鑿沉到河底去，一場大水冲掉了，從此搬上岸來，丈夫靠挑担找吃，不料去年一病就死了。老三可憐她帶了孩子又沒得吃，她也可憐老三曲着背子又早死了老婆，他使瞞了老闆給他點穀米，才活過來。

「官長！窮人自然可憐窮人囉！老闆少了些穀子，算得什麼？餵豬餵狗也大盆大碗的，我老三替他做死一世，歸他一點米錢老契，可也天公地道！官長！把她給我帶去吧！」老三愈說愈忘形了，彷彿有一種希望或是慾望在他的心中活動着；可是他從高個子的眼里觸到了奇異的光，他就怯弱起來了。

「咳！我這兒沒得給他吃嗎？……」

老三正想說些什麼，高個子早喝道：

『你快出去，跟我挑担水！』

老三不願在情人面前再給人侮辱，他拱着曲背子離開了她。

## 五

敵人只佔住這城一個月光景，自動退走了。縣府警察隊不知從那個山洞趕程回來。到河邊去警戒的警士，發見了沙灘上伏着一個人，背子朝天，雙手反縛按在後腰上，雙脚也被細綁着，伸得直直。警士撥開了覆在那人頭上的沙坭，失聲地叫起來……

『未死的呀！』

把人拖了起來，原來是個曲背子，再看清楚一點，就是老三。

老三是在夢中被拖醒的——一個人愈是飢餓，便愈貪睡，他還以為高個子又來拷打他，好一會不見動手，只聽到有個人在耳邊說些什麼，他才慢慢的抬起頭來。

警士把老三帶回了縣政府。

老三因此交了一個幸運，有生以來第一次得和縣長老爺談話。不知道縣長老爺是不

是心血來潮，竟親自審訊這曲背子。老三一見了縣長——有着一撇「日本鬚」的縣長，便仆碌的跪了下去，連叩了三個響頭，像在城隍廟拜菩薩一模一樣。

「大老爺趕快派兵追鬼子哩！連女人也拖走了！」

縣老爺不睬他，怒氣沖沖似的拍案一下，一枝毛筆在審案上跳了一跳：

「爲甚麼人人都跑你不跑？甘心做順民！做漢奸！」

「不！不是我不跑！我沒法跑得開！……開恩開恩！」又叩了一個響頭。

「跑不開？殺你頭！」

老三聽了要殺頭，心已寒了一半，知道老爺是決不開玩笑的。

「老爺在上，不敢不直說，實在是老闆要我看店子，開恩！開恩！」

「誰是你的老闆？那一家店子的？快說來！」

「是，是合隆……凌，凌……少豐……」

凌大爺會長的名字，縣長是很不生疎的。縣長把兩手的手指一疏開交接地匯攏起來，掌心平放在案子上，一想，就想起了上次縣參議會搗自己的蛋，那時幸得凌會長極力

支持，才把風潮平息了下來。這回該是有了報答知己的機會了。可是，又一轉念，這分明又是個「敲竹槓」的好機會，橫直凌老闆有的是錢，分潤一點有何相干？他就草草的問了老三幾句，退了堂。

老三坐了幾天的牢，想着也許不會被殺頭了。但前清殺頭的樣子他是看過的，他覺得沒有比槍決那股震耳的可怕。

他再多坐幾天牢，就顛顛的想起那女人到底死了還是活着，還是真的給高個子做了老婆？

## 六

凌老闆回來，看見滿屋撒滿了穀子和綠豆，氣得頭也冒了烟。東跑西跑，也不找着老三，愈發生氣了。當夜又藉了細故把老闆娘罵了一場。

天一亮，又親自出馬下村，看豆子去了。回程上自言自語：『真是力不到不爲財！』回到店子，踏腳入門，就給老闆娘指手指脚的咒罵：

「該死的！一天撞鬼去了！縣長老爺差人來找兩三趟了啊，要大老爺請三請四也不到！」

「……大驚小怪！我以為出了什麼事，縣長見慣見熟，不知酒杯碰破幾隻了！」  
他真的若無其事地只管叫人弄東西吃，吃了個飽飽，抽了一會水烟，才穿上一件專穿着入縣府去的長衫，找縣長去了。

縣長把凌老闆——不，這兒該叫凌會長才够體面——讓在上方的靠背椅上，然後自己往下方坐下來。

「會長今天才回來？」

「不不，昨天才回來的。今天下村，煩勞縣長差人找，該早來拜候，拜候！」

……

「賣號沒有多大損失吧？」

「損失大了，幸虧縣長維持得好，也沒有廿九年那次的悽慘。那年敵人到了城邊放槍，我們才知道，……」

他又彷彿窺察到縣長不會無端白事的找他，便首先問個明白：

「縣長有什麼吩咐？」

「實號不是有個老三嗎？」

「我正想來報告縣長一個明白。」凌會長搶着說。

「人家告發他做漢奸，還說是會長吩咐的……」縣長又搶着說，故意把說話弄得含

混此。

「決，決沒有這回事！」

縣長很久沒有開口，老把頭微微的點了又點，才輕輕的說：

「他有口供在卷的！」

「他胡謔！不可信他！我那里會幹這大不韙的勾當呀！哀莫大於心死！我凌某真會

沒良心到這地步嗎？縣長！別人不知道，難道縣長也不相信我嗎？」

縣長看見凌會長着急得這個樣子；心里早偷笑起來；他立刻站起來，很緊張似的，

跳到桌子旁邊，拉開抽屜，會長的眼光追躡着他的手，就心着老三的口供紀錄就要出現

，暗暗着了慌。一會兒，只見縣長從抽屜里探出了一個烟斗，才幾乎自己笑起自己來，趕快低垂了頭。生怕縣長窺見他的心事般的。

「會長！」縣長把凌老闆叫得跳了一跳：「老三的事倒容易辦的，只是輿論，輿論有點可怕！」

「甚麼？甚麼叫輿論？」凌會長大約不至於不懂什麼叫輿論的。

「就是閒話太多！」

「我一向說縣長德政……」凌會長實在不知自己在說什麼。

「並不是說輿論對我有什麼，只是對會長！」

縣長說了，再想一想，同這大腹便便是老闆兜圈子，多傷腦筋！便直截地說：

「老三，我也想釋放他的……」縣長這話還只說了一半，會長就接口說了：

「又是縣長的大恩德！」會長的口沫射到縣長的掌背上。

「不過，我想，總要有個結案的法子。」

「自然，自然，總聽縣長分示就是！」



『爲了會長方面設想，一個人名譽最要緊，何況會長在地方上素孚人望，我的意見，還是，還是，請會長盡點義務，捐一筆錢，給這次團隊抗戰傷亡官兵做卹金，既可了案，又得名聲，會長你以爲好嗎？』縣長這番話，說得特別低而慢，生怕別人聽到，又怕會長聽不清楚。

『唔！也好的，不過，小店損失實在太大，單是綠豆也失了整整十萬……』

『是的，數目也不用很大，三十，四十萬元國幣也很够體面了，……太少了，就是會長險子也過不去呵！哈哈！』縣長本可不笑而笑了起來。

這回輪到了縣長和會長討價還價了。

這場講價，卒之，以二十五萬元國幣的數目結束了。

## 七

凌會長——不，這兒又改叫凌老闆好了，當夜在床上又給老闆娘罵了半晚，責備他不該答應捐這麼多錢，頂多是一兩萬也罷了；捐多了，錢花去還其次，就會使人不相信。

他們今年損失近百萬元的宣傳。這一點上，老闖娘就誇說女人比男人聰明些了。

凌老闖不理那幾老嫗的老闖娘，他只哼了一句：『要是你見了縣長，膝蓋也軟了，還敢論多論少！』說完之後，便在被窩里屈指盤算，究竟存貨多少，南甯收復之後，豆價油價糖價可能高漲幾倍，一共可賺多少。一邊想，一邊把指頭屈來屈去。

老闖娘只見老闖嘴唇微微的動着，不知他在說什麼。她倦了，剛合了眼，忽兒聽見老闖一聲：『八百萬！』她立刻睜開眼一看，老闖正在泛着一個笑臉。

做生意的人少做夢的，就是夢也多半接近『現實』。凌老闖的打算不久真的完全對了心了。三個月之後，南甯克復了，河道通航了，吃得的吃不得的都一律貴昂起來了。油價漲了三倍半，黃豆價漲了五倍，……凌老闖的性子變得和善起來了，只是夜里睡在床上也還和老闖娘爭論不休。

『我看這趟總賺上八百萬國幣了！當初聽了你的話，不去收豆，可就衰透了！』

『發你的夢！怪開心了！我看不虧本也算命大了！』

於是他倆各說各的理由，老闖娘還是不服氣：

「疎散時候的伏力不計嗎？被老三失去的不計嗎？停了四個多月生意白吃飯不計嗎？」

「都除開了，我說的是純利！」

「什麼順利不順利？」

「唉！牛皮燈籠！我說純利！」老闆厲聲起來，「講極也不明白，不用多說！總之，照這樣子，再來一次多好！」老闆急忙把最後一句話咽住，自知失言了，可是說話早已脫口。

「再來一次什麼？」女人到底有時比男人的頭腦簡單些。

「你聽得懂便聽，聽不懂便算了！」

.....

一船油，一船糖，五船豆子，往南甯開行之後，老闆娘殺了一頭四斤多重的肥鷄，向天神許了一個平安福。

一九四六年一月

---

# 無聲的英雄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著者	于君
發行人	陳達年
發行所	學生書店 九龍彌敦道六九八號
印刷者	香港印刷工業合作社 銅鑼灣威菲路卅二號
經售處	國內外各大書店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一初版

---

# 學生書店出版

司馬文森主編

## 學生小文庫 · 第一輯目錄 ·

**上水四童軍 (報告) …… (已出) …… 宋 芝**

新界四個小學生被慘殺事件，曾轟動國內外，欲知事實經過，請讀這一部報告。全書由八封信組成，也可以作為模範書信閱讀。

**讀書的故事 (修養) …… (已出) …… 吳 費**

寫孫中山、聞一多、鄒韜奮、陶行知、李公樸、華羅庚、冼星海、蔡楚生、蕭紅、艾蕪等十個人的讀書學習故事，是少年們一部最好的課外補充讀物。

**黑帶 (故事) …… (已出) …… 何文浩**

又名「新黑奴籲天錄」，是一部美國虐待黑人的真實故事。

**森林里的故事 (寓言) …… (已出) …… 華 嘉**

老虎勾結了狐狸，自封總統，陰謀出賣吞噬森林里的獸族，但被發覺了，它們群起來反抗它，結果便被打倒了。

**龍鬚島歷險記 (日記) …… (已出) …… 伯 子**

寫一個小學生，於萬福輪失事逗留華北解放區後的各種見聞。

**孩子們 (四幕劇) …… 春 草**

寫一群小學生，在好導師的正確指導下，努力的改造自己，使成爲新中國小主人。

**奇異的鄉土 (遊記) …… 雷 蕾**

這兒介紹着黔桂邊境苗民族的各種生活和傳說

**給少年們 (學習) …… 冰 山**

要怎樣成一個新少年，好少年，這本書將告訴你一些改造自己和進行自我教育的好方法。

**歌墟 (童話) …… 林 華**

一個美麗的民間傳說。寫一個牧牛郎，如何征服一個驕傲善唱的富家女。他們在歌墟上，對唱了三天三夜，結果歌后被擊敗，氣死了。牧牛郎得了勝利，成爲遠近知名的人民歌王。

**讀書的故事續集 …… (排印中) …… 吳 費**

寫毛澤東、郭沫若、丁玲、茅盾，聶耳、沈鈞儒、馬叙倫、張天翼、田漢等人的讀書故事。



香港印刷工

基本定價 \$4.00